

# 浪花

創刊週年紀念



文藝性月刊第八期

8

吉隆坡浪花出版社出版

KDN 2263

吉隆坡合衆承印

AA

# 鄉情里訊皆是文章 · 土地河山無非錦繡

AA

## 浪花

第八期

出版者：浪花出版社  
 編者：浪花編輯部  
 承印者：吉隆坡合衆印務局  
 出版日期：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  
 本社地址：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 L.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馬來亞聯邦政府批准証字 KDN 2263)

### 目

### 錄

- (一) 談文學的形象性.....馬紅 (1)
- (二) 明天.....小船 (2-3)
- (三) 讀離婚.....郁文 (4-5)
- (四) 詩歌的一般特徵及其定義.....適民 (6-7)
- (五) 鈔票旅行記.....雲生 (8-9)
- (六) 吹與捧.....李茄 (9)
- (七) 讀書偶感.....魯素 (10)
- (八) 你死了，你還活着！.....峯 (10-11)
- (九) 給戰鬥隊伍的逃兵.....松 (11)
- (十) 讀者 作者 編者.....編者 (11)
- (十一) 甲午風雲.....轉載電影故事 (12-15)
- (十二) 幸福在那兒.....江松 (16-17)
- (十三) 這樣的一天.....岩剋 (17)
- (十四) 散文兩則——封信·爭的路.....林過 (18-19)
- (十五) 生命的光.....飛沙石 (19)
- (十六) 「在鄉村一間小酒店裡」讀後感.....難明 (20)
- (十七) 火的道路(續).....史 (21-24)
- (十八) 賀詞..... (26-27)

### 徵稿簡約

- (一)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下列各種稿件：  
 1 小說，詩歌，散文特寫劇，寓言，童話等。  
 2 文藝理論，文藝批評，青年修養及鄉土介紹。  
 3 外國及本國翻譯品。  
 4 漫畫，木刻，素描，攝影等美術作品。  
 (二) 來稿請用方格稿紙抄寫清楚，勿用兩面。  
 (三)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四) 經本刊發表後之作品，本刊有權採用以出版叢書。  
 (五) 來稿如欲退回，請附足郵費及寫上地址之信封。  
 (六) 來稿請寫明作者之真實姓名及中英文地址，唯發表時筆名聽便。  
 (七) 來稿一經刊載，當酌奉薄酬。  
 (八) 請勿一稿兩投。  
 (九) 來稿請寄本社編輯部。  
 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uala Lumpur.

AA

## JAYAKAN BAHASA KEBANGSAAN

AA



# 談文學的形象性

·馬紅·

新現實主義的文學的基本任務，是要求通過語言這種工具，反映社會的矛盾，並提出解決矛盾的正確方針，令讀者讀了有新的感受，對社會有推進改革的作用。所謂反映現實，便是通過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來反映生活，但是什麼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呢？這就牽涉到文學的形象性問題了。

所謂文學的形象，是文學作品與其他學術文章的根本區別，是文學作品最基本的特質，是作家運用敏銳的觀察力，在現實生活中抽取人物最有括括性，感染性，具體的內容，而描繪成的一幅人生圖畫。文學與科學雖是人們認識世界解釋世界的兩種意識形態，而最終的目標也同是改造世界，創造一個美麗的世界，但是科學並沒有文學那麼容易感動人，就是因為科學缺少形象這種感性的特徵；純是邏輯思維的抽象總結。

科學通過分析，歸納，總結的邏輯方法，從客觀世界的諸多現象中，經過調查研究，分開主要的，次要的，本質的非本質的，找出最具一深性最能說明物質本質的事物的發展規律，而以抽象的定律、公式、法則表現出來；文學則不同，它着重於社會的感情資料，從人們的行動、語言、性格、容貌上着手，加上藝術的加工，在社會中描繪出一幅具體的，生動的，鮮明的，同時具有強烈感染力的生動圖畫，來反映出社會現象的本質。

這種具體的，生動的，鮮明的，富感染力的生動圖畫，便是文學特有的形象性。形象來自社會各階層人民生活中，是我們感官所易接觸到的感性資料，它包括人的神態、動作、狀態、聲音等等，

通過作家的生花妙筆，在這些資料中，依其所需的內容，抽取各種的特點，生動地，具體地用語言文字把它描繪出來，使人物逼具突出，感情真摯，使它達到高度的藝術性與強烈的感染力，使人讀了有如身歷其境，親身感受，從而把健康高尚的思想感情傳給讀者，去影響他們，以達文學的教育作用，最後完成改造社會的責任。要好好地這項工作，作家必須有豐富的人生經驗，因此作家必須隨時隨地深入到各階層的人民生活中，去體驗，去和羣衆結合在一起。

一般上，文學的形象性具有廣義和狹義兩種說法：狹義的形象即語言的形象，是作家為刻劃人物，反映生活而應用的具體，生動、感人的藝術語言，語言文字是文學的表達工具，能夠充份掌握及發揮語言的性靈，形象便會更生動有力，但狹義的語言形象並不能代表文學形象的全部，它只是一種表現手法而已。許多學術文章都寫得很好，但它不是文學作品，因為文里頭缺少廣義文學形象的因素！那麼什麼是廣義的文學形象呢？廣義的形象是一幅具體的，概括的，有感染力的人生圖畫，由許多的語言形象結合而成，是文學形象的主要部份。例如我們說：「一把鼻涕一把淚」，這是非常形象化的語言，但却不是文學作品，因它表現不出一個具體的生活內容；倘若結合了許多這樣的形象化語言，配上一個健康的內容，那便是文學作品，如果作品的內容與形式達到互相統一境界，那便是優秀之作了。魯迅的「祝福」、矛盾的「春蠶」、張天翼的「華威先生」，不僅人物形象具體生動，形式與內容也達到了一定程度的互相統一。

文學是反映社會的，社會是人羣的組合，因此人便是文學內容的中心，文學形象主要便是人物形

象。因而作家深入羣衆，深入生活，細心體察，分析研究，是從事創作的必須工作，也只有這樣才能貫徹新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提高作品的實質，羣衆的覺悟性。

總括來說，文學形象具有三個特點：一，文學形象是概括的。文學不是現實的直接反映，它是經過作家的藝術加工的。在許許多多的生活事物中，抽取最具代表性概括性的人的共同特徵，加以描繪塑造，便是人物形象。由於形象的概括性，它不但可以反映這個國度，也可以代表另一個國度的人物。

二，文學形象的感染力非常強烈。文學形象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生動的，無論人的表情、動作、面貌、性格都非常逼真明晰，有如真實的生活一般。且文學是諸多感情資料的堆積，是一幅生活的圖畫。

三，文學形象是完整的整體。我們知道，單一個人物形象不能成爲文學作品，文學作品是由許多個別的形象（不論主要次要）結合而成，而且需要一定的社會背景，因此它是完整的一個整體。

新現實主義的道路是正確的文學道路，它強調塑造典型環境中典型人物的重要性，而典型人物便是有高度代表性藝術形象，因此注重形象的刻劃在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上是重要的。

處在現今這個不平等的社會里，我們需要能夠揭露、批判社會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的作品，同時這些作品還要能夠提出社會進展的正確方向，解決根本問題的具體辦法。在我們文藝界，許多文藝工作者都慢慢步上現實主義的道路，一些較優秀的作品如：「小茅屋」，「青青草」，「陽光與霧」等都達了一定的高度，尖刻地批判了這個社會，並指出了新的力量，新的發展道路。

學習人物形象的刻劃雖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深入人民，深入生活，創作出能夠反映社會，代表人民的優秀作品。讓我們沿着新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前進；學習好刻劃形象的技巧，創作出優秀的作品來！



# 明

# 天

## 小船

大約過了半個鐘，他來到一個巷口，正打算走進去，一隻手在黑暗中輕巧地搭在他的肩膀上，一股清新的香味流進他的鼻子。

「先生，陪下我啦！」充滿誘惑的聲調，雖然含有些微啜泣後的啞啞

夜，來到了白晝的門外。

八牛望望天色，剛才還留戀着那些高樓大廈的屋尖的豔紅的夕陽光，現在都漸漸暗淡、消失。燕子「支哩喳喳」地爲牠們豐盛的晚餐，在黃昏的天空中歡呼。他皺皺眉頭，這一下那腦袋中的煩惱，彷彿由那兩道擠壓着的眉毛間擠了出來，深深吸了一口氣，抖擻一下，掠掠那頭散亂的長髮，意識地把四週打量一下，他繼續走着。這一次，是往回家的路上走了。

晚風像頑皮的孩子，用小遊戲摸着大人的臉龐，用小腳在大人的懷中朵（足旁）。天氣是涼快的；可是八牛的上衣却溼得像在水中浸過，背心上的幾個洞眼透過上衣向外張望。脫了結的鞋帶，隨着步伐跳躍。他有時回轉頭來看那離他愈來愈遠的巷口，每次都有點神色緊張，彷彿那裏會出現一隻惡魔，向他撲來，把他吃掉。

這條巷很長，地上堆滿垃圾，兩旁的房屋靠得很密，接近黃昏時候更暗。倉促的脚步，「瑟瑟索索」發响，他轉了一個灣，向另一個巷口前進。來到巷口，發現鞋帶脫了結，彎下腰去結好，又掠掠垂下的頭髮，然後很快地閃到路上，神態悠閒地走；可是那顆心，那雙眼睛却是不安靜的。

路燈頹喪地掙扎着失神的、昏朦朦的眼睛，黑夜在它們的身邊流蕩，在整個大地流蕩。稀落的馬路上，只有八牛和幾個路人，一會出現在燈下，一會隱沒在黑暗里，好像是浮沉在黑色的海洋中。

「是我，阿玲，你怎麼在這裏？」

「牛哥！」肩膀上的手移開了，假過去的身體也縮了回來。「我轉了「地盤」；那督路捉得緊呀！」

「你阿媽的病好了嗎？」他想起兩個禮拜前在那督路她會說起母親生了病，而且還給了她五塊錢

。「醫來醫去還是一樣，上次多得你幫忙，真是感謝！」

「那算什麼！」

「如果不是那班吃「拖鞋飯」的「兄弟、和那個死「契媽」整日來要錢，我真不必跟人借。」

「明天有工做了，以後不會出來「撈」了！哪，拿去！」

一張大張的鈔票塞在她手裏。她把那移動的身體一把拉着。

「那，那我今晚陪你？」

一道強烈車燈的光，彷彿要抹掉他們身上的黑暗，在那身上掃過，在這一剎那的光亮中，他發現前面的一雙眼珠，閃爍着感激的晶瑩的光。

「回去啦！」他把她輕輕地推開，向那裝滿煤炭似的黑巷走進去。

「我等你。」

「回去！」

她，阿玲，像砧板上的一塊肉，任由人們宰割、踐踏！她以色饑餓那些飢餓的嫖客，又以所賺得

的金錢象養那些「保護」她的，其實自身更需要保護的私會黨、鴉片；他們像小蛭般依附着她、吮吸她。法律，表面上是在排斥他們，其實呵護他們的正是法律——這條貪婪的大蛇，只要三兩塊臭肉，就能叫他點頭讓路的。那麼，間接饑餓這條大蛇不是阿玲嗎！

大多數圍繞在阿玲的生活領域里的人，都對她存着壞企圖、惡念頭，像那爲了蠶蝕綠葉而聚集在綠葉底下的毛虫一般。阿牛這樣好的人，她還是第一個遇到。

他們老早在一家小規模的餅乾廠打工時就認識了。那時，店東的少爺看上了這長得幾分姿色的阿玲，便追求起來。像許許多多幼稚、無知，初入情網即被情慾溺斃了理智的少女一樣，她終於被最虛偽的情感種下了惡果：懷了孕被拋棄了！她蒙着羞辱，瞞着家人，這裡躲躲，那裏藏藏，最後是被私會黨、鴉片抓獲了。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同情」了這個不幸的少女！正當阿玲在那督路的深淵裡掙扎的時候，阿牛也在半年之後，因爲那短命工廠的倒閉，而逼得回到那督路去「撈」……

在一家屋子後門，他停下了脚步，猶豫了一會，終於把門敲了三响，門開了，他走了進去。

昏暗的房間里，已經有三個人專誠等候他。其中一個麻臉的，向他敬煙、倒茶。那盞四十四瓦特的電燈，盡力地擠出光來，好像想傾聽他們的談話，又好像在觀察他們的臉容。另外兩個：一個「飛仔」模樣的青年，頸間橫着一道刀痕，側着身在輪椅上養神；一個臉孔瘦削、下巴蓄着短刺鬍子的，眨着眼，在自噴出的濃濁煙霧里欣賞一大堆「鹹濕相」。

「牛哥，這一「模」又要靠你吃「糊」了！」麻臉的一邊給他斟茶一邊說。

「飛天老鼠」，那督路誰不認識；是嗎？牛哥

！「飛仔」像打武功似的一個翻身落在地上，跳了過去，坐在八牛的身邊。「弄了些什麼回來？」

那個臉孔瘦削的放下「鹹濕相」，把一口煙深深灌進肺裡，然後像做深呼吸般緩慢地吐出來，眼睛瞪着八牛從褲腰掏出的「一包東西」。每個人的眼睛都像中了邪似的呆住了，當那包東西被拆開之後。手鐲、項鍊、鑽戒：都放射着千道萬道金黃的光箭刺得眼睛發癢，而那一大疊司空見慣的銀紙，好像因為不注意而顯出污皺、頹喪。這是八牛第一次弄來的金黃東西，出乎意料之外的。他們真高興死了！都是值錢的東西啊！賣了，分了錢，嘿嘿，又可以去賭、去嫖：，麻臉的嘴張着，十足一個開口的荷包，等着裝那些錢。這是八牛重振旗鼓以後的第十次收獲。第十次，第十本：最後一次了，他這樣想。

他八牛是爲了家里那幾個飢餓的肚子而逼得走上這條冒險的「路」的；自從他在餅乾廠打工以後，那條路便失去他的影跡。他很明白靠這一手是撈不久的，一旦失手，便要坐監；可是沒想到那家餅乾廠竟那麼短命，害他吃了兩個月「太平糧」，當的當光，吃的吃光，只好毅然走回原「路」，便和這班講義氣，把守了那個地盤的兄弟們打起交道來。

「牛哥，我真要拜你「飛天老風」做師父囉！」飛仔說。

「好「手風」，好「手風」！……。」麻臉的說。

「你這隻「老風」，最精的貓也抓不到你！……乾手淨腳，真順利。哈：哈：哈：。」瘦削的臉上的短刺鬍子顯得更直更刺。「今晚大家請擦！」

「順利？差點連命仔都丟了！」八牛心里暗暗地說。回想起他緊握那包東西越過那座洋樓的籬笆、耳邊「砰，砰！」地响起兩响刺耳的鎗聲，身邊飛過兩顆流星般的東西，而他逃得像獵狗追捕野兔那般快的情形。「砰，砰！」這叫驚的想殺人的聲音，在他經驗中從未有過。他打了一個寒噤，瞪着桌面，滿懷心事。

他的心事好像在燈光下突然出現的一個影子，

大家都看見了，感覺到了。沉默中，他的臉上看不到一點驚異、納罕。大概都知道，他想。

「我「洗手了」大哥！」

「撈得好好，幹嗎「洗手」？語氣是平淡的。」

「牛哥，不是講笑吧？」「飛仔」裝得很驚異，眼睛却瞟了瞟沉靜的大哥。

我搵到了工。」

「丟，我估你中了「福利部」頭獎。打工？哼，打一世人都唔當我們「發市」一日。」麻臉的訕訕地說。「打工嘛，不要緊，還可以一齊「撈」。」

「大哥說。」

「不，我決定了。——這一次，差點「睡棺材」；那個「富貴種」有鎗，兩响都不中，我命大！」

「哦，你怕死才「收山」？」

「怕死就不出來「撈」；「行得夜路多，總會遇着鬼」！」

「「鬼」？哼，「撈」了這麼久世界，還不醒目；「陰間」也是使銀紙的……。」

是他不「醒目」麼？不是。是大哥的話錯了？也不是。事實是有過一些遇「鬼」的例子。他想舉出一兩個來駁斥他，想到會破壞黨規，又把話嚥回去。

「「反骨仔」！真是十足的「反骨仔」！」大哥一掌敲在桌上。「留點情面好嗎？你忘記，我們是「同條同撈」的；你忘記，「撲雞」那個時候是誰「多隆」你；要不是我大哥心濶，重義氣，看到你，你能在那督路站多久？哼，你倒「沙塵」了！」

「大哥，你冤枉我，我敢對天說：我是這種人，就「雷打火燒」！」

麻臉和「飛仔」也一人一句，一邊平息大哥的怒氣，一邊規勸八牛留下來。當他們覺得八牛是不可動搖時，就不再說規勸的話了。

「丟，你當是做官，就是做官也不用這樣「沙塵」！」麻臉譏諷地說。

「由他吧，大哥！少他一個也一樣「撈」的。」

「飛仔」說。

大哥沉思了一下，把桌上那些金光閃閃的東西推到他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頭好尾，」臉上勉強堆滿笑容。「我生平做事最講義氣；這些算我和兄弟孝敬你，以後，「井水不犯河水」，一言爲定。」

這一下，那兩個急起來，責怪地瞪着大哥，那個却送回一道眼色，好像說：「我有主意。」

「分了吧，大哥！」

「我的話一就一，二就二；收了吧！算給我大哥一次臉。」

他知道大哥的性子：硬、重義氣，陰毒，拗他不過的。算我發了一筆小橫財吧！他想。

從巷里出來，滿懷鬱悶都彷彿給夜風吹走了。他想：明天就可以聽到熟悉的機聲「轟轟」地响：。是的，明天，明天就不用再像蚊子藏躲在黑暗的角落，不用再做一條水蛭，受人討厭；可是，萬一：萬一工廠再倒閉，又失去工作呢！夜風好像把黑色的鬱悶又吹進他心窩。他想起了家，難過、憤恨就填塞着心腔。

天空浮動着黑暗的雲，星星掙扎着，深恐掉進黑浪里，微弱的光一會閃現，一會隱沒；黑色的風，一會躡手躡腳，一會使勁奔跑。到了那矮屋林立的地區，拐幾個灣，來到一間屋門口，他推開了門。

「阿爸，阿爸！」三個孩子，一齊擁到他身邊

「肚餓了，爸！」

「阿媽沒有煮飯！」

「阿爸有包、哪！」他拆開紙包，每人分了一個便宜的包。「阿英，阿媽呢？」

「阿媽天黑就出去了。」

「阿媽天黑就出去了。」

「哼，死臭貨！四叔真的沒看錯。」

他想起那個「擺夜市」的老頭子：四叔，前天來告訴他說，看見牛嫂在那些下流的茶檔做「茶妹」。

（本轉至第七版）



(讀)

# 「離婚」

郁文

魯迅小說

中的人物，多屬於農村居民，間或有數篇以小市民為小說的中心人物。這當然跟他的日常生活有關係。在他小的時候，他的母親和鄰居都是些鄉民，他深深地體味到鄉民們的生活方式，也透視了他們所以窮困的主要原因，更研究了他們所受的封建毒素的影響之深；因此那些

取巧豪奪的剝削頭子封建地主在他筆下呈現出原形。他也歌頌了農村人民的智慧、勇敢、堅貞、純樸、節儉、勤勞等優良傳統，並寄予莫大的希望！這裡我們要看魯迅的一篇短篇小說「離婚」。這是他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繼「高老夫子」，「孤獨者」，「傷逝」數個短篇小說之後的另一個創作。

「離婚」也是以農村為題材。敘述一個有聲望的村民莊木三率同女兒愛姑同到一個財主慰老爺那兒去跟愛姑的丈夫「小畜生」評理，以及離婚的經過。這其中有在船上偶而遇到的八三和任湯貴，以及兩個修女；有在慰老爺家裡碰着的七大人和幾位少爺們；此外別無其他的人物或枝節以混亂各個情節的發展，只有周圍零星的作為友助襯托和自然出現的一兩個人物而已，因此整個故事顯得非常集中

和簡潔。

魯迅的一般小說都有嚴密的結構，並且給人一種清新而不混淆，乾脆利落而不模稜兩可的感覺。「離婚」更是這樣。如果它是戲劇的話，那麼作者顯然只安排了短短的兩幕，讓人一目了然，却又不忍釋手；因為其中包含了人情味以及真實的氣氛。一遍又一遍的咀嚼將有一次又一次的滋味，將使你感到一種現實的真實感以及藝術上的美感！這裡面的兩場景幕便是莊木三與愛姑在船上的情形以及他們在慰老爺家的離婚經過。

故事的開頭是一片祝福聲——莊木三在船上遇到老相識八三，兩人互道恭喜新年發財的吉祥口語。這是多麼自然的說明在封建社會裡，尤其在保守的鄉村地區，人們是多麼的注重禮節以及固有的一套升官發財的陳舊觀念。在這裡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魯迅的短篇小說，甚少以對話開頭的。這篇「離婚」却較為特出，連用四句對話而不加解釋。

小說除了結構嚴密，形象鮮明，典型動人，語言淺白美麗等要求之外，它的開始與結束跟整體的力量息息相關，唯有前後呼應才不流於紊亂。這關係重大的開首，若以語言對話來開序幕，它必須有着最精練圓滑的手腕，最鮮明形象的語言，方才能使小說的開首獲得成功。否則粗製濫造，那最好不要以對話來開始了。

「離婚」中，魯迅就掌握了這把鑰匙，開門見山，把讀者引進一個特定的境界和特定的氣氛中。達到作者本來的目的，也達到藝術上的要求。

接着八三與莊木三的談話，可以看出八三是個飽經世故，保守而又頹廢消極的老頭子。他先是誇讚莊木三幾次三番與方周旋的痛快，後則認為重新結合也無意思，所以大家言散好了。八三的這種表面看來似乎完滿周全的想法，其實正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舊中國頹廢無望的頭兒們的一貫主張，作者在這裡只三言兩語便將這種人的面目道破，那是借愛姑的口說明人不能隨意任人宰割，否則只能增加頭頂上壓迫者的淫威。也只有跟剝削周旋，

爭鬥到底，方才是最切實最根本的方法！

不過，作者是在這裡用說教式的語言，來道出一段哲理呢？不，作者不是在寫議論文，而是在創造小說人物和用小說來反映人生社會。因此，作者是用形象在說話，用事實來烘托；沒有半點勉強和說教方式。請看看愛姑是怎麼回答八三的：

「你想，『小畜生』弄上了小寡婦，就不要我，事情有這麼容易的？……七大人怎樣？難道和知縣大老爺換帖，就不說人話了麼？……」，「我總要鬧得他們家散人亡！……」

作者在這裡用了慷慨激昂的語調在控訴，不但刻劃出愛姑的鬥爭的思想性，也表現了官場的黑暗面。

愛姑在文中確實以堅忍的勇敢的智慧的形象出現。一開始在船上坐的時候，看着兩個老頭子在談些感慨的話，她坐在八三的對面，「將兩隻鈎刀樣的腳正對着八三的擺成一個『八』字」。這顯然是初步描劃出愛姑的智慧以及她對這些空頭談論者的斗惡思想。

封建殘餘勢力盡管強大，單只這麼一條船上便有它的代表人物——莊木三，八三，還有兩個「互視，努嘴，點頭」地擲着念珠看着愛姑的修女。但愛姑不是孤獨的特出的，她的這種鬥爭思想早已在羣眾間滋長起來，她的哥哥你不是在去年連合去拆了妹夫家的灶嗎？今天在這條船上，也有一個青年的胖子汪得貴，不但同情愛姑的遭遇，而且是強烈的主張根除壓迫者的。這種精神，這種思想鬥志正在滋長茁壯；莊木三，八三等在他們面前顯得黯然失色了！

故事的發展緊緊湊合，莊木三和愛姑上了船直奔慰老爺家去。那還是個新年會鄉的熱鬧場面呢。在這裡的慰老爺，七大人和「小畜生」等都是在前面提到的，絲毫不覺得陌生，只多了幾個少爺們，作為湊湊這「大場面」和華貴的門戶。如此的發展是多麼自然，有條理有繩索，不至于半路殺出個程咬金來，那就不合情理了。

作者不但安排適當，嚴謹分明，同時他也不虛弄筆墨，即使是必要的連接，也附帶着生命，附帶着必要的表現。這裡當木三他們走進慰老爺的大門時，門前門後是兩桌船夫和長門，堂內廳裡，轉彎抹角的細緻的室內才是高貴的老爺們的座位。單只幾筆，敘述木三他們進屋的一個小小情節，便尖銳地刻劃出階級間的矛盾是隨時隨地存在各個角落的。他們之間的矛盾是需要從本質去革除，否則人們只有受着無窮無盡的剝削壓迫而已！

進到了客廳，作者先是借助愛姑的眼光，將座上的高朋貴賓介紹了一下，由於中間的七大人拿着撫摸着一塊「古人大臉時塞在屁股眼裡」的「屁塞」，指給大家瞧那上面的一點「水銀浸」，許多個頭顱便圍攏了過去，「一個自然是慰老爺，還有幾位少爺們，因為被威光壓得像癩臭虫了，愛姑先

前竟沒有見。」  
這裡作者沉痛而辛辣地勾劃出一張張卑鄙的嘴臉。慰老爺的，幾位少爺們的，都一起巴結奉迎七大人。然而七大人給了他們什麼呢？給他們瞧那光滑的「屁塞」，這是個多麼強烈的嘲諷呵！尤其那「幾位少爺們，……被威光壓得像癩臭虫了。」這就是貴族上層階級的高貴品德嗎？既然被稱為「少爺」，何以被七大人的「威光壓得像癩臭虫了」？他們的人格到那兒去了呢？

這些「癩臭虫」只在小小的「聚集」中完全暴露了他們的醜惡面目。而七大人又怎樣？在愛姑的眼中的七大人「……也是困頭困腦，……頭頂是禿的，可是那腦壳和臉都很紅潤，油光光地發亮。愛姑很覺得稀奇，但也立刻自己解釋明白了：那一定是擦着豬油的」。

搜括民脂民膏的貪官污吏必然舞得「困頭困腦」的，但是作者沒有那麼傻地用說道式的文字去說明，却從對於七大人的模樣的刻劃以及他那優哉閒哉地玩着「屁塞」的一舉一動中，非常形象地擺在讀者面前。最後以純厚智慧的愛姑口中，給予一針見血的銳利的諷刺：「那一定是擦着豬油的。」

一段「屁塞」的欣賞過去了，接着可要調解和子理愛姑和「小畜生」的離婚的糾紛。照前次的樣辦，慰老爺充當魯仲連，他看看木三那六個拆過「小畜生」的灶的兒子沒來，便老調重談，先是「冤仇宜解不宜結」，「走散的好」的教訓指導的口氣，然後以錢財九十元為餌進行搖動莊木三這見利忘仇的糊塗虫，接着又是一番威脅：「愛姑，你要是不轉頭，沒有什麼便宜的。……打官司打到府裡，難道官府不會問問七大人麼？那時候是，「公事公辦」……」。

爲了迫使愛姑俯首順從離婚，老爺們可以要盡花槍，威迫利誘，甚至看家本領一齊搬出，多可怕陰險的手段呵！七大人即將出面了，少爺們又打起「順風鑼」，愛姑在這種魔窟裡簡直處於孤獨無援的境地。哥哥們不能及時趕到，父親木三又被九十五元錢衝昏了腦袋，說不出話來。

然而愛姑並不在蠻強狡猾的惡勢力面前屈膝低頭，她始終鬥爭着：「……七大人，……知書識理的人甚麼都知道。……那麼容易嗎？……我一定要給他們一個顏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緊。縣裡不行，還有府裡呢……」。待慰老爺解釋了官官相護的道後之後，愛姑更不猶豫，堅決地說：「那我就拚出一條命，大家家敗人亡。」

這是多麼勇敢而堅毅的鬥志呵！一個飽含冤仇的人在控訴，一個在刀鋒箭尖下的英雄在掙扎反抗，一個人民戰士在慷慨陳詞！啊！七大人，慰老爺，癩臭虫的少爺們，以及莊木三，都在愛姑的「相形之下，顯得不死不活狀！」

眼見愛姑的冤屈是不能不了了之了，七大人只得運用特有的權威，想強行制服頑強的愛姑，而終結一個無處伸的冤。只聽得一聲「來……兮！」一個藍袍子黑背心的男人便奉了「誰也聽不清」的命令出去了。若大的客廳當時鴉雀無聲。

這命令下去，跟着而來的全室陰森恐怖，愛姑就正料到事情的轉變，開始後悔自己是否太放肆太粗鹵？不禁喉嚨下哆嗦一句：「我本來是來聽七大

人吩咐……」

像星火燎原一般，這麼掙一個火點立刻被慰老爺攔緊不放，他跳了起來：「……愛姑也真明白！……她自己已經答應……」，於是在七大人的淫威下，嚴格又急速地交換了紅綠帖，算是辦妥了離婚手續。

故事敘述完了，愛姑報不了冤，「小畜生」安然離異，慰老爺出盡風頭，七大人威風十足……一切都過去了，但作者却没有如此結束，他不會輕輕地放過任何一個人物，也不會拖泥帶水地浪費筆墨；正如全篇一樣，緊緊地將思想感情體現在每一個小小的情節中，直到最後一句一字，都銳利地刺出血來——無情地揭示慰老爺的虛偽嘴臉請看看最後兩句：

「唔？怎麼？不喝一點去麼？」慰老爺還注視着走在最後的愛姑，說：

「是的，不喝了。謝謝慰老爺。」  
是啊，謝謝你奸詐的慰老爺吧，人們是看得出你的假猩猩的面目的，人們將不會再爲你卑鄙污濁的詭計陰謀欺騙的！

「離婚」總共不過三三三左右，這麼短短的一個小說就道出了無數的內容；它有明顯的時代背景，有豐富精簡的語言，有富于典型的人物，有形象的描寫，更有結實的思想內容，處處表現出作者過人的觀察力和批判力，也流露出作者橫溢的才華，高度的表現力，以及健全堅毅的思想。在全篇中，對於作者那種千錘百鍊的藝術手腕，強大的藝術技能，和不屈不撓的戰鬥力，真要叫讀者爲之驚心動魄！

在「離婚」中，我們可以看到統治者的奸猾，封建殘餘勢力的罪惡，同時也看到了人民鬥爭意志的堅忍頑強，新生力量的成長茁壯。從這裡，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啓示：唯有始終不渝的頑強戰鬥，才有永久健全的輝煌勝利！

詩

歌

的

一

般

特

徵

及

其

定

義

適民



詩歌是什麼呢？簡單地說，詩歌是文學樣式之一種，它和小說、散文、戲劇等一樣，具有文學的共同點，即具體地形象地反映典型的社會生活和人們的感情思想，但詩歌，和其他的文學樣式一樣，也具有它本身的特

徵。

那麼，詩歌的一般特徵是什麼呢？照俄國十九世紀偉大的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說，詩歌的特徵，在內容上是具有「真情」，在形式上是具有「音樂性」。他說：

「藝術並不容納抽象的哲學思想，更不容納理性的思想；它只容納『詩的思想』，而這『詩的思想』——它不是三段論法，不是教條，……而是活的熱情，是真情。」

這「活的熱情」，這「真情」是甚麼呢？照別林斯基的解釋，那就是「被『思想』在人的心靈裡點燃起來的」熱情。「它是永遠朝着『思想』去追求的；因此，他進一步說：『『真情』使單純由理性所獲得的思想轉代為對思想的愛情，這愛情充滿了力量和熱烈的渴望。哲學中的思想是沒有果實的（是抽象的）；哲學思想通過『真情』才能變為現實中的事件和事實，才能成為活的創造。」

從上面的敘述，可見每一首好的詩都應該是「真情」的果實，都應該充滿着對於生活和世界的「真情」。如果沒有真情，那就根本談不上好的詩。

詩歌除了應該具有「真情」之外，還必須具有「音樂性」，所謂音樂性就是指由和諧的聲韻和語言所構成的一種音調的美；這種音調的美，當別林斯基批評普希金的抒情詩的時候，說它就像「海波

的喋喋一樣柔和和優美。」

關於詩歌的定義，詩人何其芳也說過：「詩是最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的一種文學樣式，它飽和着豐富的感情和想像，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來表達，在精煉的程度上，尤其在節奏的鮮明上，它的語言有別於散文的語言。」

根據何其芳對詩歌所下的定義，我們可以分別出以下幾點來談談：——

(一) 詩是最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的一種文學樣式——毫無疑問，文學是生活的典型的反映，任何文學體裁都必須集中地、形象地、典型地反映生活的真實以求達到藝術的真實；但是，詩歌却是所有文學體裁中，最集中地反映了社會生活和人們的思想感情的。作家（詩人）在創作時要善於選擇生活中最突出、最典型的特徵加以綜合來塑造形象，詩人應該善於反映最能感動人的生活場面和事件，通過強烈的感情來感動讀者，引起讀者心靈上和思想上的共鳴。比如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的詩：「生和死」——

生，爲了愛情和美酒；  
死，爲了祖國而犧牲；  
誰有這樣的命運，  
誰就是個幸福的人。

只短短的四句，就突出地表現了詩人的濃烈的愛國精神和他的充滿積極浪漫主義的幻想和色彩，它不僅是詩人個人的感情思想，而且是所有愛國愛家、愛生活的匈牙利人的感情思想，甚至我們可以說，也是全人類的高尚情操的具體表現，因爲，當偉大的詩人談着我的時候，也就是談着普遍的事物，談着全人類。」

因此，詩歌在內容方面的特徵，是集中的、凝煉的、和典型的。假如說生活是砂礦，詩歌就是金粒，詩人必須從砂礦中提煉出金粒，讓這些金粒在大眾眼前閃耀奪目的光芒。這也就是說，詩人應該深入生活，應該善於從廣泛的社會生活中去發掘，去尋找去提煉詩歌的題材，從生活中創造藝術的生命。

(二) 飽和着豐富的感情和想像，且直接抒情——感情是所有文學作品（不論是小說、詩歌、散文和戲劇）的基調，但是詩歌的感情却是更加強烈；更加直接。詩人是最富於感情的，但詩人的感情必須和大多數人的感情相一致，詩人不但要表現他個人的喜怒哀樂，而且要表現大多數人的喜怒哀樂，並且以大多數人的喜怒哀樂爲依據，——只有這樣，他的詩篇才能引導人們「趨向於高尚的生活概念和感情的高貴表現」，使我們「厭惡那庸俗的和惡劣的事物，看出所有美和善的迷人的地方」……使我們「變得更好，更善良、更高貴。」

想像——不是空想或玄想，而是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上大膽的想，詩人不僅要看到在變革中的今天，還要看到幸福而美麗的明天；詩人是最敏感的，他不僅站在時代的最前頭，也站在生活的最高處，以最敏銳的眼睛觀察，以最激動的心靈感受，並且，激情地、直接地高聲歌唱；在這裡，想像就像張開了翅膀，促進了感情的飛躍發展。站得高，看得遠，對生活的前途充滿無限的信心，對人類和世界滿懷着持久不減的熱愛，這樣，想像就能幫助詩人儘情地歌唱，自由地舒發人們的感情和思想。

附帶指出，詩歌的結構和小說，戲劇不同，詩歌不是根據生活事件發展的邏輯來進行結構，也不是根據人物性格與人物關係的發展的邏輯來結構，



而主要地，是根據詩人自己的感情發展的邏輯，來進行結構的。因為詩是直接抒情的。

(三) 精煉的語言；鮮明的節奏——由於詩歌內容之集中與凝煉，在形式上，也要求語言的精煉和節奏的鮮明。所謂精煉絕不是簡單和省略，而是以最簡短的形式容納最豐富的內容，而且，精煉還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準確：只有準確地以最經濟的文字表現了最豐富的思想內容，才能說是做到了精煉。除了精煉之外，詩的語言還必須具有鮮明的節奏感，這是十分重要的，郭沫若說：

「節奏之於詩，是她的外形，也是她的生命，我們可以說沒有詩是沒有節奏的，沒有節奏的便不是詩。」

然而，節奏絕不是死板的「雙聲」或「疊韻」的講求，而是在生活實感之上自然表現出來的鮮明，強烈的節奏，可以更生動，更和諧地表現詩人的感情和思想，使讀者讀詩或誦詩的時候，得着美好的藝術享受。語言的精煉，節奏的鮮明……，就形成了一種音樂的看，即「音樂性」，這和別林斯基所說的是相一致的。

除以上三點之外，還有一點是何其芳所沒有提到的；就是關於詩的表現手法的特徵，這就是：含蓄、比喻、誇張。

隨便舉幾個例子，來說明這些表現手法的特徵。比如——

籠子裝得滿滿

扁担壓得彎彎

娃的媽呀妳快來看

我一頭挑着一座山

這是一個高度誇張的典型例子，通過誇張，充分地體現了生活在新社會的農人，對於生活的無限豪邁的感情和雄壯的氣魄。再如：

好花紅來好花紅，

三十六朵共一蓬；

三十六朵共一樹，

那朵朝陽那朵紅！

貴州情歌

詩人以紅花來比喻美麗的姑娘，以朝陽來比喻勤勞的小伙子，並且通過這樣恰切的比喻表現了貴州人民對於愛情生活的甜蜜而含蓄的渴望。從這裡，可以看出比喻和含蓄，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

總概以上幾個特徵，我們可以替詩歌下一個結論：詩這種文學形式，是通過最為精煉而又最多變化的形式，通過誇張、比喻、含蓄等手法，來反映最為凝煉最為集中的生活內容，同時，它具有一定的語言節奏；充滿了抒情和想像的色彩。

X X X X X X X

最後，我們應該強調，詩歌並不是專供個人發個人哀傷或失戀之類的東西，而是生活的號角，是尖銳的、有力的作戰武器，詩人們要學習怎樣拿緊這武器，儘量揭破社會的虛偽和黑暗的一面，也儘情地歌唱光明而美麗的一面，為人類，為真理而寫出不朽的詩章。這正如泥土詩人臧克家所說：

「看得真，感得切，恨得透，堅決，尖銳，厲害，這樣情形下產生的詩，才有力。力，從詩人傳給詩，從詩傳給羣衆。」

而要做到這一點，詩人便應該拋棄一切顧慮、勇敢地到現實生活中去感受、去體驗，去發掘，去提煉，——總說一句，「去生活中落戶。」

接第三版·明天。

孩子們吃飽，帶着疲倦安靜地睡了，偶而發出一兩聲夢囈。風，從板縫鑽進屋裏，微微地搖動了吊懸的電燈，光影都晃蕩起來，矮屋變成一艘船，在黑夜裡顛簸、顛簸；除了風，好像還有浪要打進來。

八牛呆呆地看着橫直地躺在床上的孩子，有時輕輕地嘆息，有時打呵欠，不久，就伏在桌上睡着了。掛鐘响着十二下時，門「呀」一聲開了。聲音刺醒了他，迷（目旁）着眼看過去，一個頭髮蓬亂，衣裙破裂的少婦出現在眼前。

看到牛嫂這副模樣，來到嘴邊的咒罵又縮了進去，仍然生氣地說：「甘願回來啦！幹嗎不死在茶

檔裡！？」

「阿：牛：我不：不是：甘願回：回去做：做那種工的……」她沙啞地說，低着頭，不斷啜泣。

「你伯爺不喜歡聽這些；快講，發生了什麼事？」

「早先收工時，有個茶客要用車載我回，我估他好心，怎知在半路：那個禽獸：雜種：」她放聲哭了。「他：他：要：要污：辱我！我……我跟

：跟他：搏：搏命！我……打：他……從：從他車：車裡：逃：逃出來！家：家裡：兩天沒：沒米：那：那個：「冤命」：來催：催過屋：屋租

：你又不：不知：死去：那裡？」

「就算餓死，我也不讓你回到那種下流、骯髒的地方……」

「砰砰，砰砰！」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震撼着板壁，切斷他的話，虛掩的門，敲開了，幾個警察迅速地走進來。

牛嫂抖着手，驚惶得口舌都凝固了。八牛想把這突如其來的驚懼抑壓住，想鎮定被驚懼撞打而騰跳起來的心，想抗拒驚懼在臉上塗抹蒼白，然而，那張臉到底蒼白得像白天的月亮。

金黃的東西很快就從他身上搜出來。手銬「卡」地鎖住了他的自由。

「阿牛，阿牛：你為什麼做這種事呀！」剛剛收斂的淚水，哀哭又响起來。

床上的孩子被吵醒了，坐在床上「哇哇」地哭。

八牛突然想起大哥和那些講義氣的兄弟；現在他才明白大哥「孝敬」他的用意。太遲了，太遲了！……他心裡說。嘴也喃喃地詛咒誰。他走進了涼快的夜黑……

天空是粗暴的；閃眨着憤怒、光亮的眼，咆哮着。一個披頭散髮，號哭的人，從小屋向屋外奔跑着。……

雨，還在漆黑的上空蘊蓄；它會來沖洗這淤滯，污穢的人間溝渠麼！？」

雨，還在漆黑的上空蘊蓄；它會來沖洗這淤滯，污穢的人間溝渠麼！？」

# 鈔票旅行記

· 雪生 ·

我是一張十元的鈔票。我並不知道我誕生在何地何方，打從我懂事時候起，我是和許多朋友擠在一個銀行裡的保險箱裡。我們雖然擠在一起，却並不悶氣，因為我們都很清潔。我們生活在裡面，又安全又舒適；總經理每天至少要開一次保險箱，而我們同伴之中，照例要被調走一些，調到那裡去，我們可不知道了。

有一天，總經理照例打開保險箱，一伸手就把我及數百位同伴一起拿了出來。我聖潔的身體，被骯髒的手一捏，覺得怪不舒服的。很快的我和同伴們被拆散了：那位銀行出納員，把手往海綿盒子一沾，很快的就把我和其他同伴，交給一位個子矮胖，商人模樣的老頭子，這條伙把手指往舌頭上一沾，就往我和同伴們身上抹，我氣得真想揍他幾拳，無奈我體弱不禁風，只好讓他擺佈了。從此，我身上就開始染上了無數的髒東西。

這老頭子算罷，就把我們往褲袋裡一塞。然後步出銀行，跳上一輛流

綫型的汽車，揚長而去！汽車在公路上奔馳了一陣子，來到一座獨立式的洋房，從裡面迎出兩隻大狼狗。老頭子下了車，走進屋裡，就把身子往客廳裡的沙發一躺，閉起眼睛，像是很疲倦似的。女傭人接着端來了面巾與橙汁。這時是下午三點鐘。

一看這屋子的擺設，知道是一個富人的家，電視機、收音機、電風扇、鋼琴，都是特大型的上品；此外還有無數的東西，是我叫不上名字的，不過我却知道它們的價格是非常昂貴的。

「爸爸，回來了！」

「爸爸——」

連聲的「爸爸」把老頭子從沉思中驚醒過來，看到他的孩子往身邊走來，一男一女，男的約十五六歲，在父親的左邊坐下，女的十七八歲，在父親右邊坐下。

「爸，明天禮拜天，我們同學要去玩；今晚我們有一個『巴第』，給我二十塊！」女的噉着嘴，嬌媚百態的說。

「爸，明天我也要去玩，給我十塊！」男的也撒嬌似的說。

「你們整天都是玩，書不好好讀！」老頭有氣無力的說。

「我們都讀得很好哇！上學期我只有兩科不及格，阿強也只有三科不及格，如果我們不玩，不是要悶死了？你這麼老了都要玩樂，何況我們這麼年青呢！」女的裝腔作勢地嘟囔（口旁）着，一邊把手伸到父親的面前。

「好，別吵別吵！」老頭子很不耐煩的站起身來，從褲管裡摸出一疊鈔票，抽出其中的三張，分給了兩個孩子，兩個孩子高興的跳了起來，旋着輕盈的舞步，蹦蹦跳跳的走了。而我却又少了三位同伴。

老頭子伸了個懶腰，走進臥房，脫了外衣，沖涼去了。

晚飯後，老頭子又跳上他那輛流綫型的汽車，出門去了。

來到一幢豪華的酒吧旁邊，老頭把車子「泊」了，就鑽入燈光暗淡的酒吧裡。

「吳先生，在這裡！」遠處的一張桌子，坐着四個中年男子，其中一個站起來向吳先生招呼。

「諸位久等了！」吳先生走過去，就在旁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

「不，不，剛剛到一下子！」衆人同聲回答。

酒菜端上來了，吳先生呷了兩口，問道：「怎樣，接洽好了沒有？」

「好了，那頭一切已經準備妥當，下星期三船就到，這裡的一切就靠你掩護了。上岸後，就直接先運到你的貨倉裡去，然後再作分配，你看怎麼樣？」其中一位看樣子是首領的這麼答腔。

「這裡不成問題，我都已經佈置好了。還差一千五嗎？這裡拿去！」

吳老頭把我們都拿出來，沾了口沫在手上，算了算交給那位爲首的一位。我因爲躲在同伴們的最下端，所以沒有被點去！

大家一邊吃，一邊談，東南西北，上下古今，生意、女人，七嘴八舌

。無論不談，而有許多新名詞我是聽不懂的。

吳老頭三杯下肚後，就喊來了酒吧女郎坐枱，大家鬧了一陣，就各自散了。吳老頭一手攬着酒吧女郎，一手握着雪茄，看着伙計結算。

「吳老板，不多不少，剛好一百元！」伙計很禮貌的說。

吳老頭從我們之中抽出特別大的一張交給伙計，接着向身旁的酒吧女郎說：「莉莉，我送你回家！」莉莉不置可否，却跟着吳老頭走出了酒吧，坐上「泊」在那裡的汽車。

吳老頭一手駕車，一手攬着莉莉，沿着靠海的公路，用最慢的速度開車。兜了一大圈之後，才送莉莉回家。

在一條小巷裡，莉莉下了車，吳老頭從褲袋裡摸出兩張鈔票（不幸我就是其中一張），塞到莉莉的手中，一聲「拜拜」，揚長而去。莉莉把我們放進皮包裡，小心翼翼的關好後，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對面，在一間油漆已經剝蝕殆盡的門上敲了兩下，又喊了兩聲「媽」，門開了，露出一個頭髮半白，滿面皺紋的老太婆。

「你回來了，阿英！」

「嗯！爸爸怎樣了，好一點了嗎？」

「老人家的病，又是積勞過度，那會這樣容易好！唉，這個家真不知要如何維持下去了！」老太婆愁容滿面，唉聲嘆氣的說。

「媽！」阿英打開她的皮包，將剛才吳老頭塞給她的二十元交給母親。

母親見了，陰沉的臉略爲開朗了些

# 「吹」和「捧」

— 李 茄 —

吹和捧嚴格講起來，都是一種藝術。

「吹」是自吹，如走江湖做把戲向觀眾宣傳：「兄弟的膏藥一服就見效，要是第二服才好的不收錢。」云云，就是一種「吹」，這種流風似乎傳播很廣，連優雅之士也頗擅長此道的。

「捧」是捧人，也是一種「吹」，不過是對別人的「吹」而已。如在廣告似的什麼論里說：「他是馬華文藝有史以來成就最大的劇作家，中國某某著名理論家是他的同事，著名詩人某某還是他的同學呢！」等等，就是一種「捧」的實例。

「吹」要吹得得體，才能成爲一種藝術。「儒林外史」里寫假冒俠客的張鐵臂，自吹自擂了一番，最後說是要去報仇雪恨，而終於留下一個豬頭來。歎然引真是大煞風景！

能夠「吹」到使人看不到，摸不着，才算高明。如在書的序或跋中寫道：「這部小說只是第一部，是我的長篇『XXXX』的姐妹篇，讀者如不滿足，是因為故事並沒有完結緣故，請注意『XXXX』的出版吧！」這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妙就妙在「書」永遠不見出版，而廣告却做成矣。比起張鐵臂來，我們的文學家真是高明的多了！

「捧」的藝術也頗難學，然而也有登峯造極的例子在：「XX先生是當時的第一流理論家是那次著名論爭的主將。」這句話，和自我吹噓的「兄弟會化了十幾個筆名和他週旋」配合起來，就顯得天衣無縫，歷史赫然就換了一個面目了！

「吹」和「捧」表面看來好像毫不相干，而且是互相矛盾的；其實不然。懂得「捧」人才是善於掌握「吹」的藝術的高度技巧，動輒愛說：「我在二十年前」就如何如何的，而又會稱讚別人是「很有天才的青年作家」或「中國某名作家的朋友」者，不但不會矛盾，「捧」人正是自「吹」的注腳；能發掘「天才」和知道別人的光榮歷史，恰足以證明「我」也頗有眼光，見識廣博，來頭不小的。能說這有矛盾麼？

然而，如果是屬於自己圈子以外的作者呢？失尊得很！

那時「捧」就變成「咬」了！

「吹」和「捧」的藝術再發展下去，文壇會變成怎樣呢？且借一句辛去棄的詞作結：算只有殷勤、畫檐蛛網，盡日惹飛絮。

問道：「那裡來的？」  
「剛才一個老傢伙送我回家時給的！」  
「唉，阿英你要小心呵！我是不願意讓你去這種工作的，可是環境這樣迫人，又有什麼辦法呢！你爸病得這樣重，一時又沒有其他的工作做，難道活活的餓死嗎？」老太婆越講越聲音下沉了。  
「別講了，媽，睡覺吧！我會小心的！」  
我在老太婆的腰袋裡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就看見老太婆拿了一大堆的衣褲在公共水喉旁洗。原來老太婆是替人家洗衣的。阿英睡到九點鐘，起來幫老太婆晒衣。

晒完了衣，阿英回到屋子裡，預備生火煮飯，可是打開米缸一看，只剩下疏疏落落的幾十粒，阿英搖搖頭，臉上沒有一點表情，接着又聽到父親在房裡的呻吟聲，阿英的心往下沉，沉……她在近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下，陷入沉思中，直到母親進來，喊了她一聲，她方如夢初醒。  
「你在想什麼？」母親問。  
「沒有，媽，沒有啦！」  
「哦，我去買！」母親說着出去了。  
何止沒有米呢？油、鹽、糖早就沒有了。  
母親一邊走，一邊嘀咕着：「二十塊錢能夠買多少東西呢？老頭子的病，怎樣也得留下十塊錢，再請醫生診視一次，剩下十塊……：：：：今天十五號，必須用這個月底。小狗上星期就說要交學費了，唉，沒有辦法就只好讓他停學了。」

走着，走着，母親在一間雜貨店面前駐腳，要了十斤米，一斤鹽，雖然還有許多東西要買，但母親怎麼能夠把錢用光呢？十塊錢交給伙計，找回七元四角。伙計把我往櫃檯抽屜裡一丟，丟得我頭昏眼花。待我心神定後，睜開眼睛，發覺抽屜裡也有很多同伴呢，但都是不相識的，而我也懶得和他們交道。我重新閉上眼睛，想着兩天來的境遇。  
阿英的家，十塊錢對他們是多麼的重要，效用是多的高呀！而吳老頭，十塊錢對他是不值得一看的；他吃一餐一百元，足夠阿英家兩個月的費用了。哦，原來社會就是這樣不平等的嗎？我離開保險箱踏入社會只不過兩天，就碰到這樣不尋常、不平等的東西，我想將來豈不是會碰到更多更

多不平等、不尋常的事情？  
晚上，老板打開抽屜，把我及其他同伴一把抓到櫃台上，分門別類，鎖進保險箱裡。第二天早上，老板打開保險箱，把我們悉數取出來，只放了兩束在櫃台的抽屜裡，其餘就塞到公事包裡出門去了。——我慶幸沒有被帶走，可以多休息一會兒。  
門前的顧客越來越多了，有拿東西來賣的，有來買東西的。其中有一老一少仍舊踏着腳車回去了。  
我來到了一個農家，主人小心翼翼地把我收藏在一個小皮包裡，小皮包是放在枕頭下的，裡面已經躺着兩位兄弟，我馬上和他們打交道，詢問這裡的情況。原來他們已經在這裡輪了兩個月，主人從來沒有去移動過他們，那我也不知道要在裡頭輪到什麼時候才能重見天日了。社會上的形形色式，烏煙瘴氣，我再也看不到了。不過我相信總有一天，主人是會把我們放出去的。

# (讀)書(偶)感



在同一期的現代人所編的現代派雜誌——XX月刊裡，偶而讀到兩篇不同「作家」的「傑作」之後，竟發現兩者有不謀而合，異曲同工之「妙」的感覺。原來兩位「偉大」的「作家」，都有一個共同性的陳述年份「絕技」。那就是把年的單位代之以日作為單位了。請看他們寫道：

「……經過三千二百多個不同的黃昏後……」

「……七千三百多個光輝的日子，便是這麼平淡地溜走了。……」

其實，類似句子，已非「創新」，而是過去他們的同流早已用過來的。但現在他們襲用，豈不令人嘲笑拾人牙慧嗎？身為現代「藝術家」，豈不丟盡了臉？

由此可見，現代人是甘做凡人的，總愛標新立異，自命不凡，表現表現自己的。這也難怪，因為他是搞藝術的，所謂藝術家嘛！所以，管它做什麼事，總不可不講究講究藝術了。比如要表白自己的年齡，就不能呆板地說幾歲，應該說幾千萬個日子。這樣，讀者就得運用一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去除一除，動動腦袋子，方覺饒有藝術呀！而且，稍微有認識的人，必然在暗地裡估定他的來頭不小，有可能「另眼看待」呢！因此，現代藝術家也就達到了「揚威耀藝」的目的。

然而，我要為做販賣生意的老闆頭家們叫苦了，不好了，因為有朝一日，現代藝術家之流將以分來代替元的單位，而買東西時，講價還價上，不說多少塊錢，要說幾百千萬分了。

也許有人會笑，笑個不停，笑掉了牙；這只是我的胡扯，杞人憂天！然而，我們放眼看吧，處處

講究藝術，在在標新立異的現代藝術家之流，他們的老大哥，在紐約不是有男女調「性」的把戲，而且扮的「比我的女兒更像女人了」，誰敢担保，在我國這彈丸首都，以後在金錢的運用上，金錢的單位，不會以分代元呢？不但是錢，還有其他的度量呢！

——魯素——

## 你死了，

## 你還活着！

大概還在重重雲層後；大地還在層層霧氣中。光明的報導者——雄雞已在最黑暗的時期吹起了它的號角，一聲兩聲……但在夢鄉里的人還繼續編織着綺麗的——或是醜惡的夢。

我踏着露水，披着濃霧，來到這座孤寂的墳山——這安息着你的英靈的地方。

在茫茫的霧氣中，整座墳山顯得格外淒涼孤寂，看不見陽光，也看不見藍天，只有我的心在跳動。

儘管四處一片茫茫，但我已熟悉了道路。不久，我站在你的墳前了，默默的供上一束鮮花。

忽然一些綠色的什麼東西映入了我的眼睛。哦！那不是野草嗎？怎麼又生長了？我記得那天是我親手替你拔掉墳上雜亂的野草，想不到不到幾天竟又復活了。啊！多麼堅強的生命力！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野草的生命力是頑強的，一切的摧殘都是徒然，只要在土壤裡藏有一條根，或是一粒種子，它還是要生長起來的。

「其實，人的生命正應該像野草一樣的頑強，

驕傲的站在摧殘者面前，以沈默代替回答，以恬靜的心去迎接戰鬥。」你的話還迴旋在我耳中，我彷彿感覺到你像野草一樣的復活了。

其實你是像野草一樣的不死的，雖然你雄偉的身軀倒下去了，但就在你倒下去的地方却有更多人站起來填補了你的空缺。

在我心中，在許多人心中心中，你是顆不落的太陽！你的身體死了，可是這算得了什麼？在勇敢，堅強者的歌里，你永遠是活着的榜樣，一個追求光明的驕傲的感召。

「有些人活着，但他已經死了；有些人死了，但他還活着。」

你就是一個死了但還活着的人。

你會說過：

「別老是把自已當作珍珠，時時怕被埋沒了痛苦，把自己當作泥土吧！讓大眾把你踏成一條道路。毫不猶疑的，把我們的生命貢獻給人類最偉大事業——為勞動人民的自由幸福而鬥爭。」在你短促的一生中，你的確為了你這偉大的理想而鬥爭。

一開始接觸這世界你就和貧窮痛苦結下了不解之緣，你沒有進過學校，也沒有得到任何愛。但是多受些風吹雨打，熬霜耐雪，人會變得堅強的。

你生活在貧苦，但你從不在貧苦前低頭，你憎恨它，要消滅它！於是你做了漫長無終止的旅行，去散播你的信念。在這方的人羣中去散播新的希望。

你活着沒有得到愛，因此你懂得愛的重要，愛給人以溫暖和力量，因此你將自己的愛分給每個沒有愛却需要愛的人。

你不但緊握鋤頭，挖掘着祖國的自然資源，替一切的罪惡掘出了一個大墳墓；你呵，更像滾滾的激流，把你的屈辱，廣大人們的苦難和眼淚，化激盪的詩篇，你控訴你指責，你咒咒、你呼喊，因為你要震毀可咀咒的東西。你日日夜夜磨鍊你的感情，磨鍊你的筆鋒。於是，你的詩篇是一個有力的號

(轉至第十一版)

# 給戰鬥隊伍的逃兵。松。

一份職業，  
一個飯碗，  
代替了偉大的理想，  
崇高的信仰。

以前的你，  
用火的語言，  
電的閃光；  
現在的你，  
像海水的退潮，  
寒暑表的下降。

個人的幸福，  
不是幸福，  
時代不允許我們  
躲在一角製造自己的美夢。

也許黑暗的勢力，  
拿着一把刀威脅着你，  
但我們所要走的路，  
是爛泥，不是平地。

對遠方幸福的國家，  
我們有太多的嚮往，  
對祖國貧血瘦弱的身體，  
你也會有過感傷啊！

別再做戰鬥線上的逃兵，  
回到我們的隊伍來

我們需要你，  
一齊裹好祖國的傷口  
(她的血流得太多了)  
抹乾她的眼眶

(她的淚水也快乾啦)  
既然她有痛苦的時候，  
她也應該擁有快樂和歡暢，  
讓我們將她扶起來，  
在這世界遼闊的土地上！

(接第十版你死了，你還活着！)  
角，吹响了半邊天！

你有恨，刺骨的恨；有愛，深切的愛。你說過，既然生在這有恨的地方，誓和仇恨不兩立；既爲了愛而生，也得爲了擁護愛而死。你的所愛就是所有像你一樣煎熬在風雪中的受苦者；你的所恨就時使你們受苦的東西。

當你的所愛還在受苦，當你的所恨還在作惡，你不敢有一分一秒的怠慢，愛和恨的兩股激流在你身上沖擊的結果，造成了你日日夜夜埋頭的工作，你揮動你的鋤頭，創造了生活，也替壞人挖好了墳墓。只要你想鋤得多一點，就有更多的人得到飯吃，鋤深一點，壞人也將是埋得更多的時候，你的鋤頭就揮動的更快了。你舞着你的鐵筆，對着壞人的要害投射過去。只要你想，在你的筆尖下，壞人將無藏身之地，在你的筆尖下，壞人一個個原形畢露的時候，你就更起勁的舞動着你的匕首了，完全忘記了自己。

忘我的工作，使你忘記了自己的身體並非鐵打的，因爲你被你的敵人——也是大家的敵人——病魔擄去了。

當你的生命正像初昇的太陽在發射着威力的時候，就被一片烏雲擄去了；當你的生命花朵正吐着芬芳時就被殘忍的摧毀了。

你死了，但你還活着，朋友們承接着你未實現的理想，承繼着你的信念，你的精神；啊！你沒有死！

俯視着你填上綠油油的，生機蓬勃的野草，彷彿你就站在我身邊，我們一齊喊出：

「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奉——

## 讀者 作者 編者

我們出版這份紀念特輯，目的是在於向各地讀者交待一聲，浪花從她誕生到現在，已經渡過了一

個春天有餘了。

我們感到萬二分的慚愧，這份特輯的份量，并不如大家所期望的那樣厚的一冊，內容豐富多姿而是跟過去一樣多了兩版賀詞而已，這是由於本刊人手缺乏，編輯經驗尚差所致。

浪花的出版雖然在馬華文壇上掀起了一點點的微波，在發揚健康文藝方面作出了小小的貢獻，但是這畢竟是太過渺小，微不足道的。

一年多來，浪花出版了八期，在基本的內容上來說還沒有達到大家所期望的地步，各種體裁的文章好壞參差不齊，某些文章仍然不能體現新現實主義精神，甚至還有類度的思想意識，這有需要讀者們採取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閱讀態度，絕不應該囫圇吞棗兼核並蓄。

當然，好些文章都能夠具體地反映了社會的全豹，特別指出了今日悲慘生活的人們所應該走的道路，可惜這類的文章不多，要不然，當可使浪花在內容上符合新現實主義的要求，并對馬華文藝今後的道路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有些讀者們對浪花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但有些批評則過於苛求，他們認爲浪花內容太過平凡，不夠味道，不值得花三角錢這種說法，我們認爲是應該商榷的；因爲浪花的出版并不是要符合一部份讀者的味道，而是要對那些處身於水深火熱之中，生活在黃色文化泛濫的包圍之下的朋友們有一份知識的良伴，如果這樣的目的能夠達到，我們已經感到心滿意足了，當然，如果環境和條件允許，將本刊的思想則性逐步地加以提升，這亦是我們所願意看到的。

我們要對那些在各方面給予本刊協助的作者和讀者們表示崇高的敬意，而且在今後的日子中，希望大家能夠更加關心浪花的前途，並給予足夠的支持，使浪花能夠對馬華文藝提供一點棉力。

最後，本刊全人對刊登廣告，賀詞的朋友們表示敬謝。

編者

# 甲午風雲

## 電影故事

(編者按)甲午風雲是一部以甲午中日戰爭為背景，描寫滿清北洋海軍對日本侵略進行英勇鬥爭的史實。

甲午戰爭是發生在一八九四年——一八九五年期間，當時滿清政府昏庸無能，官吏腐敗，因此，雖然海軍力量遠遠超過日本，而且還有許許多多愛國的軍士，却仍然敗給日本。

我們轉載這篇東西除了它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實以外，還因為它有一定的文學藝術價值，我們僅希望能夠對話劇有興趣的讀者有些好處。

丁汝昌和北洋水師各船管。

丁汝昌：諸位，請坐吧！從目前的局勢來看，日本人的野心很明顯了，他們的陸軍包圍了我們的陸軍，在海上他們也盡量找戰機，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目前有一件緊急之要事和各位商量，我們的濟遠，廣乙護送運兵的商船高升號明天從大沽口起航，他們的安危要請各位斟酌……

鄧世昌：丁軍門，目前只用兩支兵船護送運兵的商船，這極為不妥，為了安全之計，我們北洋水師全隊應該立刻升火起錨，準備前去接應……

劉步蟾：丁軍門，鄧大人未免把局勢看得過於嚴重了吧，目前日本和中國並未宣戰，如果把北洋水師全部開到海上反而會惹起日本的藉口，說我們挑戰，再說北洋水師全部出發，不是小事，李中堂未必答應……

員登：劉總兵的話說得很對，運兵的高升號是我們大英帝國的商船，掛有英國之旗，日本政府未必敢採取甚麼行動。

漢倫：軍門先生，員登先生的話是很有意義的，如果日本人敢於不顧國際公法，我們美國政府

是會主持公道的。

鄧世昌：劉總兵……一切跡象表明倭寇蓄謀已久，戰爭在所難免，如果我們不做準備，恐怕貽誤國事……

林永昇：丁軍門，鄧大人所見極為重要……

劉步蟾：丁軍門，北洋水師全部出動，這不是小事。李中堂未必答應吧？

鄧世昌：丁軍門，標下認為……

林永昇：丁軍門……

劉步蟾：丁軍門！

丁汝昌：步蟾，我們不能眼看著濟遠，廣乙遭受損失，尤其濟遠是鐵甲快船，如有不測，李中堂會怪罪你我！諸位，目前時間緊迫，請諸位馬上回船升火，等候起錨號令。

衆：是！

丁汝昌：來人哪！立刻發急電請李中堂示下！

文：案：是！

陳金揆：稟報鄧大人，槍炮彈藥燃料準備齊全，全艦官兵實到二百四十九名，無一缺勤，完畢！

鄧世昌：水手們不要離開佈位，等候起錨號令。

陳金揆：是，各就各位，等候起錨號令！

信號兵：鄧大人，丁軍門的旗號命令全艦隊熄火。

鄧世昌：什麼？

信號兵：命令熄火！

小順子：熄火？

陳金揆：鄧大人這是為什麼？

鄧世昌：掛信號問一問為什麼？

陳金揆：是，信號兵問一問為什麼？

信號兵：是！

信號兵：鄧大人……

信號兵：……丁軍門的旗號按軍令行事！

陳金揆：鄧大人，熄火吧？

鄧世昌：先不要熄火，金揆，給我放舢舨，到提督衙門。

陳金揆：是！

鄧世昌：丁軍門，不能熄火，你想，明天濟遠廣乙護送運兵的商船，在航道上，一旦遭遇日本兵

船的襲擊，如不增援，他們孤軍作戰，那真是不堪設想呀！再說對我們來說，這叫失機戰機，請丁軍門你再三斟酌！丁軍門，恕鄧世昌魯莽！

丁汝昌：世昌！回來！

鄧世昌的擊外音：丁軍門鑒來電悉……

鄧世昌：日本政府和中国並未宣戰，現各國正為中日關係事進行調停。

鄧世昌擊外音：日本兵艦必不敢挑畔，艦隊不必前去接應。

鄧世昌：如有違反，按軍法從事，李鴻章……

丁軍門，李中堂這是把濟遠廣乙給斷送了。

丁汝昌回過頭來。

丁汝昌：世昌，中堂的決斷是對的……

伊東：這是消滅北洋艦隊的第一步！

少佐：是！

李仕茂：國成，為什麼不開炮？

艦橋，扶梯，方伯謙走下，信號兵問道。「方大人，廣乙高升請示大人擺什麼形隊迎戰？」

方伯謙：告訴他們選擇航路往回跑！

信號兵：是！

方伯謙：快，快，開快車！

車鐘手：是！

方伯謙：左滿舵往回跑！

舵手：什麼，往回跑？

伊東：命令，浪速號進攻廣乙，秋津州進攻高升

號，我們追擊濟遠，一定要打沉！

少佐：是！

一水兵：吉野追來了！

王國成：弟兄們，到後主炮去，快！

衆：走，走！

王國成：仕茂，快，上炮彈……後炮準備好了，方

大人請你下令開炮！

方伯謙：王國成，快，快把白旗給我掛上，快點掛

上！

王國成：方大人，方大人！

方伯謙：快點給我掛上！

王國成：方大人！方大人！

方伯謙：王國成！

少佐：啊——掛白旗，司令長官，是不是停止射

擊？

伊東：不——用快炮射擊，打沉它！

少佐：是！

李仕茂：他媽的，方伯謙把我們出賣了……國成！

王國成：弟兄們，當官的怕死我們打！

衆：來，我們打！

王國成：上炮彈，來！

李仕茂：國成，擅自開炮要砍頭的。

伊東：快炮射擊！

王國成：顧不了那麼多了，開炮！打！

伊東：打！

王國成：放！

少佐：司令長官，前主炮被炸毀了！

伊東：嗯！——

王國成：放！

伊東：轉舵撤退！

你爹長的一樣，哼！

王國成：仕茂，炮彈！

李仕茂：國成，夠不上了！

王國成：喂……嘿……

胖水兵：弟兄們，秋津州在打咱們的高升號！

胖水兵：他媽的，方伯謙這小子見死不救！

艦長：掛信號，叫他們投降！

一士兵：弟兄們不投降，把信號旗給它打掉！

艦長：發射魚雷！

軍需官：方大人，兩千兩賞銀絲毫不少，請你過目

方伯謙：嗯，不用啦，去把炮手王國成給我叫來！

軍需官：王國成，方大人叫你！

李仕茂：什麼事兒？

軍需官：好事兒！

方伯謙：坐下吧，王國成！坐呀！

王國成：小人不取！

方伯謙：咳——我方伯謙素來是愛兵如子啊！到我

這來，不分大小，來，坐下談吧……嘿，國

成啊，你有家在威海嗎？

王國成：我是個孤兒！

方伯謙：啊！我聽說你在島上還有一個沒

過門的漂亮媳婦？

王國成：你有什麼事就請吩咐吧！

方伯謙：哈——好，那我就給你直說了吧！國成啊

這回對日本兵船開炮，闖下大禍啦！

王國成：是鬼子先開的炮啊！

方伯謙：嘿，是哇！我也是這樣向上面報哪，可

是上面的意思，目前中日還沒有宣戰，這一次

打起來，就不便請西洋各國從中調停講和啦，

李仕茂：國成，追上去打沉它！

王國成：吉野已經逃跑了！

方伯謙：什麼跑了？

王國成：方大人這兒是看不見的，弟兄們請求方大

人下令追擊吉野打沉它！

方伯謙：王國成，你也安份一點，你腦後的反骨跟

這些呀，我都給你掩盖過去了，要按大清的軍

律，私自開炮，就得砍頭……

王國成：方大人！

方伯謙：……國成啊，我是想成全你，一旦上面要

來追查於你很不利呀！這是二十兩銀子，你拿

去把婚事辦了，買付漁網安居樂業吧。不要吃

糧當兵啦，再說你爹幹太平軍的事，一旦上面

要是追查，那可是罪上加罪呀！

王國成：明白啦！

李仕茂：出了什麼事？

老舵手：……怎麼了？

王國成：他媽的，我王國成打鬼子打出不是來呀，

這份糧吃得真對不起祖宗……

老舵手：國成，出了什麼事啦？

一水兵：怎麼啦？

李仕茂：國成！你不幹啦？

王國成：不是我不幹啦，是姓方的不讓我幹，我怎

麼幹啊？

老舵手：弟兄們，要不是國成做主，領導開炮，我

們大家早餓魚啦，我們去跟方大人說說把他留

下來吧！啊！

衆人：走！走！問問去！

王國成：弟兄們！不要白費勁了，當官的心眼是鐵

打的，再說咱們當兵的也得有點志氣！

衆人：對！對！

老舵手：國成說的也對呀！

李仕茂：只好這樣啦？國成啊！到我家去，跟我爹

和妹妹說說，就一起打漁過活吧！

李仕英：你跟爹說過了嗎？

王國成：說過了！

李仕英：她怎麼說？

王國成：爹說，吃糧當兵的，還是打鬼子是本份！

李仕英：爹說得對呀，要是鬼子打進來啦，不會有

好日子過的。

王國成：不是我不願意打鬼子，是人家當官的不讓

嘛！我拿什麼打呀！

李仕英：咳——你不是說鄧大人是個好樣的嗎？有一回碰上日本兵船，那個司令官不敢開炮，還給他敬禮了呢！

李仕英：你投靠他去吧！

王國成：我不是沒想過，人家是不會要我的！

李仕英：爲什麼？

王國成：按北洋水師的章程，要是收留像我這樣被革除的水手是要受軍法處置的……

李大爺：國成啊，你見了鄧大人就這樣說……

王國成：鄧大人，我王國成打鬼子一心一意的，就是爲了這個他把我給開除啦！

鄧世昌：無恥！

王國成：啊！在吉野追趕濟遠的時候，他還親自掛過白旗！

鄧世昌：白旗

王國成：是白旗，後來他還躲進官艙，白旗是我扯下來的！

鄧世昌：民族敗類！

王國成：鄧大人，我說的句句都是實情，你可以問一問濟遠的水手！鄧大人你就收下我吧。我知道，按北洋水師的章程，你要是收留像我這樣被革除名的水手，是要受軍法處置的！還有……

：我爹當過太平軍的事，可這是威海百姓讓我來投靠你的！

鄧世昌：百姓？

王國成：鄧大人，您就收下我吧，他們都說，要是讓鬼子打進來，不光是佔了我們地盤，百姓還得當牛當馬永輩子不能翻身，鄧大人！鄧大人！

鄧世昌：來人啊！

水手：大人！

鄧世昌：帶他去換致遠的號衣。

水手：是！

王國成：鄧大人……謝鄧大人！

林永昇：世昌，快換衣服！

鄧世昌：永昇，這個慶功宴我是不想去啦！

林永昇：怎麼？

鄧世昌：方伯謙把北洋水師的人簡直都給丟盡了！

林永昇：啊！

鄧世昌：來！坐下談！

衆人：哈哈哈哈……

小順子：還是致遠上的號衣合適……

王國成：是啊！

小順子：……這個像個神砲手的樣子……

衆人：哈哈……

小順子：你不知道我什麼名吧，我叫小順子，以後專門給你搬砲彈，來，這是咱們的水手頭，

這是咱们的舵手，這是咱们的信號兵……

王國成：弟兄們多關照！

小順子：這是咱们的大砲，國成大哥，你跟着鄧大人沒錯，鬼子都怕他！

衆人：哈……

林永昇：世昌，爲這種民族的敗類，不值得動氣！

水手：鄧大人、林大人，提督衙門來人催請二位大人前去赴宴！

鄧世昌：嗯，回稟丁軍門，不能前去奉陪！

水手：是！

林永昇：世昌，回來！回稟丁軍門，馬上就到！

水手：是！

鄧世昌：永昇，方伯謙這明明是冒功嘛！

林永昇：不，去還是應該去！

鄧世昌：好，去！

丁汝昌：諸位！這回海上一戰，伯謙首次告捷，值得大家效仿，來，舉起杯來！伯謙……乾……

擊外音：鄧大人林大人到！

鄧世昌與林永昇齊說：丁軍門，各位大人，來遲一步，請原諒！

丁汝昌：世昌、永昇，我們爲伯謙慶功，舉起杯來，乾……

衆人：乾！

林永昇：諸位大人，這第二杯酒應該爲那些打傷吉野的水兵乾杯！

鄧世昌：乾！

衆人：乾！乾！

鄧世昌：丁軍門，今日的方人慶功，按兵船的規矩，得連乾三杯呀……

方伯謙：不敢當！

鄧世昌：這第三杯酒應該獻給高升號上那些在敵前面前寧死不屈，壯烈殉國的陸軍兄弟……

劉步蟾：諸位大人，在這兩軍陣前交鋒，傷亡在所難免，不足爲奇，我看還是請方大人談一談這次開戰得勝戰略，以便我們大家領教……

衆人：請方大人講一講！一定要講——講吧——以便大家領教……

方伯謙：不，不！這次海上一戰，能小勝，乃當今皇上和太后的洪福，李中堂的愛戴，丁老軍門的栽培，我方伯謙不才，啊，那就不必說了！

一管帶：方大人，不必客套！

又一管帶：方大人，一定要講！

丁汝昌：伯謙，你就對大家講一講，也好長一長我們北洋水師的志氣呀！

衆人：對對，講講吧！

方伯謙：好，那我尊命了！諸位……伯謙這次奉命護送高升號，運載陸軍，不料行至海面之上，突遇日艦三艘，向我開砲尋畔。我當時就命令廣乙跟我保持一字隊形還戰，自護高升號，可就廣乙不聽命令，臨陣脫逃，結果觸礁沉沒了！

衆管帶：簡直不成體統，太不像話！

林永昇：方大人，這時候高升號在那里？

方伯謙：高升號頂不住日本兵船的大砲，不幸中彈沉沒了……可是船上一千多個陸軍弟兄各個是臨死不降，真可算是精忠報國呀……

劉步蟾：那就剩下你孤軍作戰啦！

方伯謙：是呀，眼看敗局已定，情況十分緊急，我立即命令水手，轉用尾砲連發四砲。吉野重傷後扭舵逃跑了，使敗局轉爲勝局……

衆管帶：妙報——！



劉步蟾：諸位大人——！爲方大人的雄才偉略乾這一杯酒！

衆：乾乾！

鄧世昌：方大人，我有一事不明，想在方大人面前請教！

方伯謙：不敢當！

鄧世昌：既然是進攻敵船，就應用前甲板的主砲，爲什麼掉轉頭而用尾砲呢？

方伯謙：哈……鄧大人，孫子兵法上說得好，兵不厭詐，隨機應變耳！

劉步蟾：方大人故而掉轉船頭，變敵人誤認爲我方退却，防而不備，方大人這才轉用尾砲轟擊敵船，這也未嘗不可呀！

衆：哈……

鄧世昌：方大人，我還有一件事想要請教！

方伯謙：不敢當！

鄧世昌：高升號被擊沉是在吉野逃跑之前呢？還是之後呢？

方伯謙：之後！

鄧世昌：既然是吉野逃跑之後，那方大人爲什麼不去救高升號呢？你的職責就是護送高升號，船上一千多名陸軍弟兄的生命，到底斷送在誰的手里呢？

方伯謙：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鄧大人我倒要請問你，就算是你來指揮，這種情況你能面面俱到嗎？

鄧世昌：好，就算是不能面面俱到，那麼在吉野迫趕你那條船的時候，你的桅杆上爲什麼掛起了白旗？

方伯謙：什麼？

衆管帶：白旗，掛白旗應降！竟有這樣的事？懦夫！這簡直是豈有此理！

鄧世昌：你掛了沒有？

方伯謙：簡直是胡說！

林永昇：到底掛了沒有？

方伯謙：哈……你們這是忌才陷害，看我方某領銀

受賞，你們不服啊！說我掛白旗有什麼憑証？鄧世昌：你要憑証嗎？你船上的砲手王國成可以做証！

丁汝昌：王國成現在何處？

鄧世昌：在門外！

丁汝昌：傳王國成！

軍士：傳王國成！丁軍門傳王國成！

王國成：給大人請安！

丁汝昌：王國成，你向各位大人稟報海上一戰的實情，不准有半點差錯！

王國成：小人不敢撒謊……這次海上遇上了敵船，方大人命令轉舵逃跑！

方伯謙：住口！好哇！

王國成：他還親自掛起了白旗，向鬼子投降！

方伯謙：好哇，你這叛逆的後代！

丁汝昌：放肆！王國成，回船去吧！

王國成：謝大人！

方伯謙：……丁軍門，……王國成，先父乃是長毛的首領，與大清有不共戴天之仇，故而朝廷將他斬首，王國成懷着殺父之仇，混入我北洋水師，一貫煽惑軍心，聚眾鬧事，所以標下將他除名，因此，他懷恨在心，陷害標下，請軍門明查！

鄧世昌：胡說，王國成煽惑軍心，聚眾鬧事，完全是因爲你臨陣脫逃，掛白旗投降所迫，再說，王國成當的大清兵，保衛的是大清江山，抗擊的是倭寇，可是你呢？在敵人面前却是貪生怕死，沒有了骨頭！

方伯謙：你這是血口噴人！

丁汝昌擊外音：住口！一定要追查！

劉步蟾：丁軍門，丁軍門，不能追查呀，在水師當中宿有地方派系之爭，互相傾軋，不可深信！

……再說李中堂准功賞銀是憑你的報表……事情要是鬧大了，就是說報戰功的罪名，不管怎麼說，伯謙用尾砲打傷了吉野，這就是勝仗，我看，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對李中堂

的面子也好看一點……

衆：老夫子——！給寫寫吧！快點寫吧！

老夫子：鄉親們——！我看這個事啊咱們百姓還是少管爲妙啊！

小順子：老夫子，你這書都念到那里去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書上不都寫着嗎？

老夫子：如今這年月書上寫的也不靈哪！

衆：老夫子——！還是給寫寫吧！您別推辭了！就您會寫囉！

李大爺：老夫子，這些人就你識文斷字，來我說你寫囉！

衆：又不記你的名，你怕什麼？你就寫吧！別走啊！

老夫子：李老頭我有言在先，這個萬民摺可千萬上不得，這是謀反啊，要是皇上知道了，就得抄家滅門啊……

衆人：爲了打鬼子我們不怕！寫吧——！

李仕英：那也比東洋人打來強！

老夫子：女流之輩懂得什麼？

老水手：啵……鄧大人和林大人來啦！

李仕英：不是往這邊來的吧！

小順子：是朝這邊來的！

老水手：對！

王國成：水兵列隊！

老漁民：哎呀，這萬民摺放這兒不合適吧，仕英快把它藏起來。

李大爺：不用啦！

老漁民：大伙兒先回避一下！

李大爺：來不及啦，迎接吧，快！

王國成：給大人請安！

衆水兵：給大人請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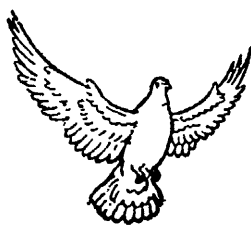
鄧世昌：免！

李大爺：鄧大人林大人！

鄧世昌：大家請坐！

(轉載)

未完



## ◆ 幸 福 在 那 兒 ◆

。江松。

在一個「幸福」的國家裏，  
有的人從生到死，  
沒有看過「幸福」；  
有的人却到處尋找「幸福」。

### (一)

「幸福」是什麼樣的呢？  
高還是矮？  
胖還是瘦？  
小孩問他的祖父。

「幸福在那兒？  
是不是藏在牆角下？  
還是被婆婆鎖了起來？」

爹爹撫着小孩的頭，  
嘆了一口長長的氣。  
（傻孩子，別問啦，  
你爹爹髮白背駝，  
可真沒瞧過幸福啊！）

### (二)

「爲什麼有人說，  
我們的國家很幸福？」  
早上，人們碰頭，  
這是開頭第一句話。

「爲什麼有人說  
我們的國家很幸福？」

人們睜大眼睛，  
希望看到「幸福」的影子；

伸長着手，  
希望摸到「幸福」的衣帶。

「可是，  
幸福，  
你在那兒呢？」  
人們鬧昏了頭。

「我們年紀最大的公公啊，  
你的鬚這麼長，  
你一定能告訴我們，  
幸福在那兒！」  
公公低下頭沒回答。

「我們學問最深的學者啊，  
你的眼鏡這麼厚，  
你一定能告訴我們，  
幸福在那兒！」  
學者也慚愧得搖搖頭。

在一個「幸福」的國家裡，  
人們却到處尋找幸福！

### (三)

找尋「幸福」的人越來越多，  
拉成了長長的隊伍。  
到處是失神的眼睛，  
臘乾的臉孔。

應該歡慶晚年啊，  
老頭你却咬緊牙根，

捱受風吹雨打。

應該是家裡的萬年青，  
姑娘你却像被摧毀的花。

應該有值得回憶的童年喲，  
父母的撫愛

小熊，小貓還有洋娃娃，  
孩子們却挨着餓，哭哭啼啼！

他們沒有幸福，  
失去了幸福，  
缺少了幸福；

### (四)

爭取「幸福」的人越來越多，  
像洶湧澎湃的海浪，  
堤岸心慌了，  
趕緊製造美麗的話。

「這不是幸福嗎？  
高樓大廈，汽車洋房！」  
（這是你們的幸福，  
鴿子籠，貧民窟，  
你們高貴的脚步怎能踏進來！）

「這不是幸福嗎？  
花前月下，蕉風椰雨，  
多美的意境啊，  
文人雅士都在讚揚！」  
（象牙塔裡詩人的呻吟  
他們沒有痛苦，

他們不知道悲傷！）

「這不是幸福嗎？  
擁着愛人，  
在酒吧，在戲院  
去海濱，去花園。」

（難過要我們餓着肚皮  
去嗜愛情的苦酒？）

「這不是幸福，  
不是幸福，  
這一切，  
像酒，像鴉片，  
想用來麻醉我們！」

這一切，  
像酒，像鴉片，  
想用來麻醉我們！」

這一切，  
像酒，像鴉片，  
想用來麻醉我們！」

### (五)

人們覺醒了！  
人們轉個身從夢中醒來，  
從十九世紀的夢中醒來，  
真正的睜開眼睛啦！

幸福不會在半夜裡，  
偷偷的敲響着門，  
給你送上禮物，  
它是人們自己去尋找，  
自己去創造！

幸福在別人的手上，  
它被關了個好幾世紀，  
鎖鍊是那麽粗，  
黑暗的房子沒有一點自由！

# 這樣的一天

—岩剋—

我們時時刻刻都在渴望着，嚮往着，憧憬着，我們的日子能趕快的走進這樣的一天：

街上的鞭炮，遠遠近近，呼應着，連續着，重複着，像要炸破天空，炸破大地，炸破一切似的……劈劈拍拍（口旁）的鳴响不絕……人們盡情的狂舞歌唱，搖旗吶喊，雄糾糾的遊行，一列一列的穿過大街，走進小巷，走到每個角落，遊完整個祖國。

啊！多麼美好的一天，多麼歡樂的一天，多麼！光輝燦爛的一天呀！

然而呀！單是靜靜的等待着，渴望着，憧憬着這一天會自動婀娜的向我們的日子走過來，那你要等得發慌，望得眼裂，嚮往得發狂，頭髮起白斑，也憧憬不出她的倩影會現露出來；因為，憧憬已變成虛幻夢影……。

我們要生活在這一天，我們要擁抱住這一天，我們要使這一天永遠居住在我們的土地上；我們就要加緊動手披荆斬蕪，把山路愈開愈濶，愈開愈長遠……不但要叫已動手的人莫開小差，莫偷懶，同時也要把路人與看客也拉來共同開拓，大家同舟共濟，羣策羣力，各以所長，盡力開拓，才能把路愈開愈靠近這一天。要是不加緊努力開拓山路，讓它多長滿了雜荆雜草，那豈不得要太過多浪費工夫，太過熬累了我們自己的拓荒人手……。

努力呀加緊，揮鋤啊快砍，舞鏟呀快剷，快把碍路的雜荆雜草雜樹連根砍剷除去，快把通路愈開愈濶愈長遠，我們的拓荒人手多了，可以一天做兩天的工作。我們的手不能偷懶貪閒呀有一分鐘的攔着，我們的脚步不能停止不跨前趕路呀讓它釘住，更不能懼怕艱苦向後偷溜，回去陪老婆……。

我們已經正在開拓通向這一天的道路，我們已經正在漸漸跨近這一天居住的偉屋……不要再有耽誤，趕緊心手合一的開拓，加快前進的脚步。歇也不能歇，因為這一天已經接近到來了，現在，無論如何，冒風冒雨也要開闢出迎接這一天要到來的路，趕緊不顧一切的奔向到這一天居住的偉屋。

夜已深了，快到盡頭。在黑暗裡拓荒開路，雖然誰都感到困難重重，不能心安平靜的看清更遠的垃圾物，然而只要先就身邊所見和感觸到的盡力去剷除，對於開濶長遠的路也自然是加進了一份有益的輔助。那麼，就再加緊揮剷舞鋤吧！却莫生出丟掉的壞念頭。你沒聽到嗎？我們的東南方，雄鷄已經喔喔的啼過無數次，黎明，分明已漸漸從東方就要把花朵分撒進那些就要出現幸福的國土啦！這美麗無私的使者呀！終究是要把她那芬芳的鮮花撒進到我們的土地上來的……。

我將永遠隨着人們拓荒開山路，追心似箭的加緊趕前路；熬盡黑夜，砍盡雜物；直到天明，大道清靜，萬物甦醒，在陽光照耀下，大地閃爍射光，萬物開顏向欣向榮……——這一天終於雄糾糾氣昂昂的永遠歡笑的居住在我們的國土上……。

你拿起鋤頭的工人啊，  
舉起你的鋤頭來，  
鋤啊，鋤啊  
鋤去舊社會，舊思想的野草。  
你握筆桿的詩人啊，  
風花雪月太沒價值，  
歌頌那耀眼的太陽，  
提起筆向黑暗勢力衝鋒。  
農人抓緊你的鐮刀，  
鐵匠拿起你的鐵鎚，  
膠工握緊你的膠刀，

流浪漢，失業者，  
你們也別猶豫啦，  
來吧，來吧  
所有需要幸福的人都來吧！  
雷的忿怒，  
電的閃光，  
水的冰冷，  
火的熾熱，  
人們都承受了！  
千倍的痛苦

既然能夠忍受，  
萬倍的力量，  
為什麼拿不出呢？  
人們的隊伍越拉越長，  
人們的歌聲越唱越响亮，  
人們的力量啊，  
越來越堅強！  
堤岸崩潰了，  
每一個海浪歡呼着奔向前方，  
大漢山動搖，  
彭亨河怒號！

失神的眼睛，  
淚水不再流；  
臘乾的臉孔，  
歡樂會為它開一朵鮮花。  
每對勞動的手，  
替廣大的祖國土地，  
加上新裝吧，  
為新的日子  
真正的幸福到來而迎擁！

★ 一封 信 ★

XX:

在飄拂着黃梨香的黃梨之鄉的土地上，我的親愛的文友呵，假如你願意，願意不再糟塌你那枝可以珍貴的筆桿，專為編織風雪和花草的綺麗奇景，抒寫個人狹小天地裏的憂悵和哀傷，那末，讓我告訴你，在那弱小者淌了血汗與淚，為頭家們創造財富與榮譽的龐大的黃梨園裏，就有着何其多的壯偉可歌的英雄事蹟。你瞧！在它底歷史記述裏，有古銅色的身軀在幫兇者們的淫威下，遭受殘害與侮辱與壓迫的悲慘故事；有無數的弱小者集合起星星的火種成爲一股熾烈的難以抗拒的怒火，爲溫飽、爲合理要求而樹起的「抗議……」、「譴責……」、「勞働神聖」和「團結緊」的標語與口號。那是一篇篇悲壯的述不盡和寫不完的偉大詩篇，夠我們一輩子去創作，去敘寫，去刻劃！

朋友，你還猶疑什麼呢？還遲疑什麼呢？你有的是青春，你有的是朝氣和才華；我歡迎你來，歡迎你常常來，來體驗這裏的一切，查訪一切，我將扮演一個十足的長舌婦的角色，滔滔的告訴你土地兒女的英雄事蹟；同時告訴你弱小者的悲憤，勞働者的辛酸，頭家們的虛偽幫兇者的猙獰，地方領袖的奸詐，和盤據在合作社裏的機會主義者的真面目，農民和工人怎樣犧牲自己的餘暇，甚至忍着飢餓，爲了祖國，自由獨立的祖國而沉着工作和英勇戰鬥的故事等等；然後，你可用你那枝優秀的筆，爲他們（勞働者）發出吼聲，爲他們（弱小者）傾瀉心裏的不幸和悒悒。是的，愛土地和愛人類的寫作

者們，他們是地球上的無數顆偉大的良心；而我深信，只要你願意，你也可以成爲一顆良心的。

不久以前，當我看完一部一顆偉大的良心的作品，我便醒悟和發覺；「人活在世間，靈魂的深淵處是不該感到寂寞的；對人生，也不該生長消極的念頭；我們都還有青春，在我們底筆下傾瀉出來的，不能是一些眼淚和嘆息，咀咒和夢囈。」我們應向那顆良心學習：「覺得活着真有意思……當人們在貢獻血與生命的時候，我不能再在花下寫着失戀的詩篇了；當大夥兒在受苦的時候，我不會因一點情感的打擊而躲在小圈子裏哭泣，我正準備着，準備着讓更多的苦難來烤煉我自己！」

是的，活着真有意思，你不會聽過何其芳唱過，「生活是多麼廣闊，生活是海洋，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樂和寶藏」的歌嗎？

祖國！我們的可愛的祖國呵！這些年來，爲了自由和獨立，正不知發生過幾許轟轟烈烈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我們爲什麼還要悲傷，還要爲一份失去的愛情而消沉，忘記了祖國及其人民呢？當大夥兒有了同一的信仰與理想，正在奔向自由和獨立的祖國的時候，我們還能停滯不前，自甘落在人後，寫風雪和花草的綺麗奇景，抒個人狹小天地裏的憂悵和哀傷麼？不能。

「朋友！振作罷！」這是一句多少爲了喚醒和鼓舞他們的友人不再消沉和憂悵的精警話語；而朋友，親愛的朋友呵！我却要引用它來寄望你努力寫下那有用的詩篇！

★ 爭的路 ★

青年是時代的尖兵；青年是時代的良心，天幸我們今天生在這個苦難的奮鬥的大時代里，每一個年青人的血液都有一次光榮的奔流和沸騰的機會。這也是說：在今天，每一個年青人應該抱去定走

的路，除了工作學習吃飯睡眠以外，唯一必行的正確的真理之路只有一條，那就是「爭」，這爭，可不是男人女人爭風吃醋的爭，也絕不是卑賤小人的意氣之爭；這是大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之爭呀！

這爭，沒有滲進個人得失的成份，但却全是爲人民的羣衆運動，是項依靠羣衆的力量而進行的羣衆事業……

但是，年青人爲什麼而「爭」呢？

過去，現在；昨天，今天；我們這三民族所處的是怎麼樣的地位？過去的我們的祖先和現在的我不是世世代代的永作爲他人的奴隸嗎？國土是我們這三民族所共同擁有的，我們在這國土上生活應該自由，沒有恐懼；我們和他人來往和交易也應該兩相公道，這全然是作爲一個國民的我們所應有的最基本的權利；可是，我們的世世代代却爲什麼得不着那自由，爲什麼需要恐懼？我們的世世代代和他人來往和交易却爲什麼得不着那公道？國土是我們的，我們付出了勞力，却爲什麼不能養好我們自己，却爲什麼反叫他人得意？今天每一個年青人的唯一必行的正確的路，就是要維持公道，解除恐懼的，爲民族的，爲大眾的。

但是，這路，這大眾的路，並不平坦，而是很崎嶇的。

有時候，那編造出來的最狂妄與最荒唐的謊言竟會被大多數人奉爲真理，不過，我們正不必悲傷，不必氣餒；學習爬起來是爲了應付跌倒時的需要。我們應該滿懷信心，仍舊以科學的分析精神和歷史的辯證目光去解剖實事的正反兩面，以求証出一個真理來，然後將真理轉達給羣衆，使羣衆最終能瞭然；那混淆着他們的視聽底謊言已經醜惡地欺騙了他們好幾個年代……

阻礙及反對人們去走大眾的路的人是歷史和昨代的罪人，雖然在大眾的路上有着無數的阻石，但是當想起這路是「爲了羣衆」時，我們便得一一跨過，然後帶領着羣衆，逐漸地走進那幸福的境界。

# 閒話幸福

◁生▷

幸福是人人都寶愛，大家都追求的東西；每個人有其不同的幸福標準，追求着不同的幸福。我的良知還不至於教我太自私，我知道當大多數人仍舊在痛苦掙扎的時候，自私的個人幸福並不鞏固，並不永久，而實際上也並不是幸福。因此我選擇了多數人的幸福作為我的幸福，我固執的堅持這才是真正的幸福。

看有些人，有錢有勢，住高樓洋房，吃山珍海味，穿綾羅綢緞，出門有第一流大型汽車代步；他們怕勞動，怕見太陽，然而更怕死，因此補藥，補品，什麼延年益壽，益壽延年等，凡是商場上所能找到的補品，都在他們搜羅服用之列，然而，上天彷彿有意跟他們作對，這些東西都不能挽救他們的命運；他們越補身體就越差，越快接近死亡，難怪吃了一大把年紀的趙伯有這樣的感歎了：

「有的人，一上了年紀，就想享福，藏在冷氣房裡作太上皇，四肢不勞動，却又想長命，因此天天吃補，而却越吃越糟，越短命，這實際上是等死，不是享福。這種例子我看得多了！多少和我上下年紀的朋友，一面之交的有，數面之交的也有，不必勞動的，常常吃補的，今天都不在了，而幾十年前踏三輪車的，搗東西賣的，在碼頭工作的，今天都還常常在街上看到他們健壯的幹着原來的那一行。」停了一停，趙伯繼續下去：「所以我得到一個經驗結論：想長命，吃補，就越短命；要長命，勞動是靈藥。你看那些一天到晚忙碌的人，他們不但沒有補吃，甚至三餐都吃不飽，可是却往往很長命。」

勞動的偉大與可貴，又在這裡得到再次的表揚

，再次的昭示。

那些以為吃好，穿好就是幸福，就是享福，就會長壽者，實際上却適得其反。那麼，這種幸福，這種享福又有什麼值得追求，值得眷戀呢？

住洋房，吃補品，不勞動，這不是幸福，這是等死。在勞動中才真正蘊藏着無窮的幸福，才有無盡的寶藏——懂得生活的人，他永遠會和幸福在一起，他永遠生活愉快、健康！

幸福是應該屬於大夥兒的。當大夥兒流了血汗掙到這個幸福的時候，這幸福才是珍貴、美好的！當痛苦、悲哀、剝削、不平，壓迫被人們埋葬，而每個人有工作，有飯吃，有自由，有權利的時候，這才是最大的幸福，最可貴的幸福。爲了這個幸福，我願意貢獻出我僅有的一點力量，一滴血。

## 生命的光

飛沙石

無數個失眠之夜，輾轉之側。腦海浴現；什麼是生命？自己的生命發過多少的光芒？

我迷惘，找不到什麼是生命光的真諦。

時間的虫兒，無情又沒有半點同情侵蝕我的青春，一年一年帶走了年華，廿餘個春天就溶化、消化，像一顆殞星快速的馳去。

這段時間，沒有半點奇蹟，供獻，祇是懵懵然地流去，不可捉摸不無奈何的日子。我悲哀，悔悟。

有了一點意識，於是，我猛把手一揚，企圖捉着時光，在生命上散發一分光芒，則即使如半昧半明的星兒也滿足。

這末，走出虛度廿個春天的象牙塔，那麼蠢蠢地跨進了社會，人羣中，接受社會的陶勵，在社會學習智識，供獻些少光芒給人羣。

即使存着如此念頭，那是不夠的。經驗上、學識上都是淺膚，則欲散發一點光芒，區限那寸方的

耀閃着，遠的地方就顯得暗淡了。

投進了洪爐，生活起了一點變化，一定的工作，那份額外的差事，完全支配了時間。自此，沒有太多時間空閒，就不會因此嘆生活苦寂、無聊。與大夥兒一起生活，有說有笑，到鄉下去工作，生活顯得活躍，有趣，充滿了青春活力。大夥兒的歡樂，就是我們的歡樂；人群知呼喚，就是我們心靈的呼喚。人羣的稱頌，也是我們的自慰。呵！這是生命真諦。我開始的初步領味，於是我感到生命的光，原來如此奧妙。將自己青春，獻給人羣，得到的無至的慰藉，是金錢，物質上不能匹敵的。

發掘生命的真諦，生活了不再讚嘆苦寂，無聊，森山里的孤零零的居士，缺少人間溫暖與親切。我感到生命是無比美麗、可貴。人羣的福利更崇高於一切。

在每宗事情獲得了一定成績，心里就不期然地閃着亮光。在歡悅之餘，與全事投於自慰的眼光：「這是生命的火花，際這火花照亮更多的人們」。摸索了生命的真諦，喚起生活的目的與對人生的寄望，不再嘆寂寞，生命的空虛。縱使這是一點微妙光芒，不能撩野，可是我自信：自己還年青，還有無比的希望，充實自己後，同樣能放出更光芒的時候。

接第十八版·爭的路。

走大眾的路的人有時會感着路途的遙遠淒涼和寂寞，有時又會跌入一個個陷阱里，但，歷史上却從來沒有一個走大眾的路的人的所以受人景仰，是因他在陷阱中暗暗地飲泣，或者，在走着大眾的路時承認路途的艱難和寂寞和深深的反悔起來的；大眾的路是怎麼長，從來沒人能夠回答，唯聖人從不回頭，往後退的。歷史上最偉大的聖人，便是那些即使孤獨到剩下最後一人還繼續不斷的走着大眾的路的人，雖然這些人常被醜惡和愚蠢的「聰明人」視為傻子，但這些人，却是一羣不曉得個人幸福而永遠地牢牢地記住為羣之幸福的人呀！

# 「在鄉村一間小酒店裏」讀後感

· 難明 ·

——介紹及欣賞一首美麗的詩

浪花月刊第三期刊登了一首夏懷君所寫的詩作：「在鄉村一間小酒店裡。」筆者讀了後覺得這是一首好詩，因為，正當我國詩壇越來越沉寂的近年來，我們在報章副刊上或一些「為文藝而文藝」的刊物中所能讀到的文章或詩歌幾乎是千篇一律，不是人云亦云，無聊地詠頌風花雪月的作品，就是一些抒寫個人頹廢的思想感情的作品而已。

可喜的是，夏懷君却能自創一種清新風格，用精煉的語言來寫這首詩。但願這是一個美好的開端，今後我們能多多讀到這類的好詩。

現在，讓我來介紹：「在鄉村一間小酒店裡」這首詩。

這是一首文字簡煉、樸素、優美的詩。因為詩作者描寫的手法與眾不同，另有自己新的內容，新的主題和高度的表現力。作者抓緊了一個重大意義的題材；通過了一個被僱用的非洲這個典型人物，來刻劃出我國的人民長期在遭受英國殖民勢力用種種手段來統治本國人民的一個真實故事。

因此，當我們讀過這首詩後，腦裏裏自然地會浮現出一個皮膏棕黑色的非洲兵的相貌。他是誰？就是被一小撮英人用卑鄙手段賣到我國來「打戰」的兵士。

這首詩共分五小節。作者選取了這個主題，用自己的新內容充實了詩的感人可愛。他不像通常的人寫詩只知用呼喊口號或生硬爆炸性的字眼來寫詩。他用的是經過加工的語言來寫詩。

第一節，他寫出這位非洲兵在我國某地帶駐營，常到某個鄉村酒店喝酒，以打發他這苦悶的心情。原詩：

在鄉村一間小酒店裡  
一個非洲兵伏在桌上抽泣

他醉了，醉了……  
瞧！桌上酒瓶狼藉  
每次喝醉了酒  
他總是抱着酒店老板

口裡呢呢喃喃……  
滿臉孔不知道是淚水還是汗水

第二節，通過兵士的回憶；一小撮人被勞心者用一天三塊半錢的代價賣到了馬來亞。其實他的家鄉是在非洲阿哈加爾的山巒旁。他家裡有個年青可愛的妻子日日夜夜正等待他回去。他為什麼要離開家鄉？因為在非洲仍受外國人的統治，人民還是過着人壓迫人和人吃人的生活，請看吧！

他說英國人  
用一天三塊半錢的代價  
把他賣到了

馬來亞

阿哈加爾的山巒旁  
有一間小小的茅舍

門後就掛着他的鐮刀  
一位年青婦女的朗笑聲在迴盪

為什麼要離開家鄉  
他不知道……

只懂得在地主的莊園裡  
他吃不飽……

第三節開始寫兵士在馬來亞的作戰情形。作者只用：

白天，他在森林裡奔跑  
夜晚，他睡在河旁的帳篷……

我們知道非洲兵在馬來亞的任務是走進森林「打戰」。然而，每當「月光像一片銀水」，「傾瀉在蕭蕭的樹梢」時，就使這位兵士沉緬於回憶中；

想起他的家鄉、妻子……作者透過這樣的寫法，雖欠深刻的描寫，但却反映出非洲兵士是不願作戰的，只是在無法生活的環境底下被迫賣來替那小撮人的利益而「作戰」的。

當我們讀到這類題材新鮮，又是反映我國當前黑暗的現實的詩歌時，對於文學的作用不是更深一層喚醒受壓迫的民族痛恨那些好戰份子，野心的外來侵略者嗎？

第四節：作者是用這麼深刻地，具體地描寫出這位非洲兵士對未來生活的嚮往。他渴望自由，和平……他聽到了非洲「從久睡中醒來的怒吼」……他聽到了，「從我們的沼澤和樹林」，「索索的腳步聲裡」，「傳來的人民必定勝利的訊號」。是的，讓我們齊聲說：非洲苦難的黑人兄弟。我們人類是愛好和平，不願戰爭的呀，我們馬來亞（包括星加坡）千百萬的人民也正像非洲千萬萬的人民一樣，決心爭取自由、真正獨立的國家。

最後一節，詩作者也許帶着沉痛和悲感來寫成的。既然說：「蒙蔽的鼓破了……」「心兒就像拉達巾曝曬的砂粒」……意思是說侵略者的陰謀鬼計被人民揭穿了，任何的卑鄙手段再也不能征服人民。那麼就不應寫非洲兵士：

他用手上的血跡  
筆者主觀地如改寫：

他從酒醒中醉來  
握緊了雙拳

狠狠地向桌上的酒瓶打去  
他怒吼地站起來，呼喊：

我要回到非洲去……  
我要回到非洲去……

如此，比較含有反抗性，不知作者同意否？以上只是筆者個人研究及分析後的意見，希望作者與讀者彼此間打成一片，在未來的寫作道路上攜手並進，為我國廣大各階層人民遭受長期的壓迫與剝削提出血淚的控訴，寫出更多輝煌悲壯的詩歌！



(續)

里舒暢許多。因此，她一感到無聊就去高笑明家，而很少去找周思文。

有一天晚上，她看了一套戲回家。在路燈的光亮下，高笑明從側面看了一下莫來香，忽而又像發現了什麼似的再看她一眼，然後就不滿足地，目不轉睛地看住她的身體。

「她長得越來越誘人了！」高笑明心里想：「臉雖沒有陳紫雲秀麗，但胴體却曲綫玲瓏，使人一看心就癢。」想了，不覺自言自語地說：

「好花插在牛糞上！」

「你說什麼？」莫來香止了脚步

自從莫來香對周思文失望以後，她開始檢討她的愛情，她覺得愛周思文是沒有前途的，但是，不愛周思文又能愛誰呢，趙一青已經落魄了，高笑明又有了陳紫雲。但是，不知怎的，她總是覺得，和周思文在一起就周身不舒服，和高笑明在一起就有笑，心

側着頭問他：「你是說我吧？」  
「啊，不，」高笑明想把話支開，但沒有，反問道：「妳以為妳是那樣的嗎？」  
「誰說不是，」她幽怨地說：「可惜沒有人把這朵花拔起來，插在花瓶里！」

「唉，可惜，可惜！」高笑明聽了莫來香的說話，心湖里引起了一陣波動，但當他想起自己已有陳紫雲時，就有點後悔起來，他想：陳紫雲怎麼也比不上莫來香的漂亮，而且，陳紫雲也較軟弱、被動，不大懂得溫情，不若莫來香那樣富有魅力。  
「啊，可惜！」高笑明又嘆了一口氣。

「你知道可惜，就不要讓它可惜呀！」莫來香用含情的眼睛望着他。……

從這次開始，高笑明的心就開始不寧靜了，頭腦里出現的不是陳紫雲，而是莫來香的影子了：……

在客廳里，高笑明坐在籐椅上，手里拿了一大疊舊書報，在翻閱着。陳紫雲默默地坐在一邊，約有二十分鐘沒有開口。

「笑明，我覺得周思文還是我們的朋友。我們應該……。」陳紫雲想起了周思文，這些日子幾乎沒有和他們來往了，心里委實有點不安。

「別吵，別吵，」高笑明向陳紫雲擺了擺手：「今晚開大會，我一定要下一個馬威，來一個一鳴驚人的演講。你看，這一大疊材料，我還要看完它！」

「讓別人講不是好？」

「哼！妳懂什麼？大好的機會怎可放掉！」  
「我真替你擔心呀，你那麼活潑，不會危險嗎？」  
「危險？」高笑明抬起頭來看了對方一眼：「哼！那時才好啦！報紙上有我的名，以後出來更有地位！」

沈默了片刻。

「笑明，我剛才要跟妳說，」陳紫雲想起剛才被高笑明打斷的話：「老周找不到工作，你應該幫助他一些嘛！」

「沒有錢啦！」高笑明兩手一伸，表示兩手空無所有：「比他更窮的人還很多，幫他一個也解決不了問題。」

「能夠幫一個就幫一個吧！」陳紫雲說：「那天我遇見老趙，他說老周近來很消極——他畢竟還是我們的朋友呢！」

「哼！妳以為妳很好心嗎？」高笑明氣憤憤地把手上的報紙往桌上用力一丟：「這明明是小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

陳紫雲一怔，她依稀記得，高笑明什麼時候也會經這樣批評過她。這些理論她不懂，但她覺得，高笑明太自私了，她又看見他那種不好的態度，心里就有點氣：

「你說我什麼都好，但是，我就不喜歡你那麼自私！」

「不喜歡我？妳有什麼資格不喜歡我？」高笑明本來已經對陳紫雲有點厭感了，這回他就直接了當地說：

「妳以為我很喜歡妳嗎？」

「什麼？你說什麼？」陳紫雲有

點不相信她的耳朵，她知道高笑明近來對她有點冷淡，但她不敢想象他現在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她担心地起來，她希望那不是他的真心話，她希望那只是他一時氣憤說出來的，于是她近於哀憐地說：「笑明呵，你不要生我的氣吧！我不是故意要講你的，我就承認錯了吧！」

「那麼，妳回去吧！不要來吵我！」高笑明下逐客令似的說。

陳紫雲心想：他不知道是否原諒我了？呵，他是一定會原諒我的，他現在是要準備演講，才不喜歡我打擾他，我是不應該來麻煩他的。想了，陳紫雲就走了。

陳紫雲走不到十十分鐘，莫來香就來了。

可是陳紫雲走到半路，忽然想起忘了跟高笑明借書來看，便折回來，她近來很感無聊，沒有讀書了，又沒有工作，日子沒法子過，只好看書消遣。當她走到高笑明的家門前，就聽見莫來香嬌聲嬌氣地和高笑明講話，心里一怔，沒有進去，停下脚步來聽。

「老高，我實在苦悶極了！」莫來香把身子往籐椅上一倒，眼睛故意和高笑明的視線接觸，當高笑明看着她時，她就含情一笑：「唯你能替我解悶！」

「妳為什麼不去找老周啊？」高笑明把手上的書報往桌子上一推，貪婪地欣賞着莫來香美麗的形體。

「老周？哼！那個沒出息的詩人！」莫來香坐直了身體：「我一聽見

他唉聲嘆氣，我就恨不得跳樓！」  
「我才不相信妳會跳樓哪！」高笑明輕蔑而又溫情地說。

「當然啦，我一想到你，」莫來香停下來看看高笑明有什麼反應：「我就有生活的信心啦！」說了就對高笑明笑。

高笑明聽了，兀的站起身來，興奮地走過去，拉起莫來香的手：

「妳就乾脆說一句！」

「那還用說？我愛你……。」

莫來香正想把身子倒在高笑明的懷裡，陳紫雲臉色青白，氣沖沖地衝了進來。高笑明和莫來香都吃了一驚，退開幾步！

「你……你……。」陳紫雲喘着氣，指着高笑明，又指着莫來香，可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就跌在椅子上，伏在桌上大哭起來。

高笑明緊張了一會，就鎮定下來，裝着若無其事地說

「紫雲，妳會感到吃驚吧？其實，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我和妳的愛情，本來就沒有基礎，要是有基礎，我就不會愛別人了！」

陳紫雲一聽，氣得抬起頭來，不會哭了，兩眼狠狠地瞪着高笑明：

「你……你簡直是魔鬼！」

「魔鬼？不管妳罵我什麼都好，我已經下定了決心，」高笑明把手一揚：「斷頭也是這麼大事，我永遠也不會再愛妳！」

陳紫雲忍無可忍，不知道那里找來的勇氣，奔過去在高笑明的臉上括了一巴掌，莫來香一把抓住陳紫雲的手，用力一推，陳紫雲跌在地上哭，

莫來香指着她說：「瘋婆！不要臉！」

### 十三

陳紫雲感到自己受了生平沒有過的侮辱，她奔進房間，把房門關起來，伏在床上大哭……。她感到自己像失了舵的船，漂泊在茫茫的大海上；她感到自己的心像被誰刺了一刀，一陣陣地痛。

她還記得，高笑明怎樣殷勤地追求她，她也記得，她當時對愛情的嚮往而又恐懼的心理，呵，沒有想到，自己所害怕的，現在就降臨到頭上來了！難道愛情就是這樣的嗎？難道愛情就必須面臨這樣的痛苦嗎？

現在，她感到完全失望了，有誰會同情她？有誰會安慰她？過去最關心她的是李紅英，可是上回把她侮辱了一頓，她就氣憤憤地走了。後來她雖還有來，關於我和高笑明的事，她也叫我小心，要好好考慮，但我以為是在妒忌我，破壞我，就沒好生氣地諷刺她，她很失望，很久沒來找我了。「她一定很透我了，」她想。

為什麼當初我那麼傻，為什麼要愛上高笑明這樣的人呵？為什麼又要和李紅英鬧翻，要是和她在一起，也許她會勸告我，也許我就不會上高笑明的當……。

陳紫雲越想越傷心，越想越後悔，可是，盡管她傷心，盡管她後悔，又有什麼用呢？除了痛痛快快地哭之外，她感到沒有什麼辦法了。

當她痛哭了一陣後，她的心情稍微安定了一些了，這時她想起了周思

文，周思文和她是同樣命運的人，她不懂周思文是否已經知道這回事，要是他知道了，他將會怎樣呢？

她忽然覺得應該把這件事情告訴周思文，或許周思文可以把莫來香爭回去，那時，高笑明可能就有回心轉意的希望了。

當她這麼想了之後，就趕緊擦乾了眼淚，把弄皺了的衣服換掉，然後去找周思文了。

一路上，陳紫雲想起了李紅英，她又後悔又羞愧，「我多麼對不起李紅英啊！她以前是要我好的，可是我却把她當壞人看待，」她想：要是現在有李紅英在身邊，也許就有人安慰我和鼓勵我了，我就不會那麼的慌亂和難受了。想着，她就決定去找李紅英。

李紅英正想出門，沒想到陳紫雲會突然來找她，她怔了一怔，驚奇地望着陳紫雲。

陳紫雲一聲不響地走進門來，猶豫地站在門邊片刻，一時悔恨、懊惱、羞愧、痛苦的感情全部湧上心頭來，她忽然奔過去抱住李紅英大哭：

「紅英姐，紅英姐，妳原諒我，妳原諒我啊！我對不起妳，我錯了……。」

「啊！這是怎麼回事？」李紅英被陳紫雲突然的舉動弄得莫名其妙：「紫雲，妳為什麼那麼傷心，就告訴我吧！」

「我錯了，我被高笑明騙了——啊！他拋棄了我，他愛上了莫來香！」陳紫雲覺得李紅英還那麼關心她，

心里也就寬慰了許多。

「那是真的？」李紅英感到這事情有點突然，她早先雖料到陳紫雲和高笑明的愛情不會有好結果，但她沒想到，高笑明會和莫來香搞起來。這下，可連周思文也要經受這個打擊了。

「叫我以後怎樣做人啊？紅英，我真沒有臉來見妳！」她低下頭在哭泣。

李紅英想：「妳真有點自作自受！」她想起了上回陳紫雲給她的侮辱，她就有點氣。但她立刻就覺得，現在不是批評她的時候，現實給她的教訓已經夠了，她現在所需要的是安慰和援助，怎麼可以不全情她？怎麼可以讓她的創傷的心靈上再加上一重痛苦呢？於是，她就很溫和地對她說：「紫雲，妳不要傷心了，事情已經到了這地步，我們只好面對它，解決它！」

「紅英姐，我求求妳，妳全情我吧，幫助我吧……。」

「紫雲，不要哭了，我是一定會幫助妳的，」李紅英想起了梁萬全：「我們去老周那邊吧，老梁他們也在，看看他們有什麼主意？」

這時，梁萬全和趙一青正在周思文的房間，他們兩個近來很關心周思文的打擊，已使周思文認識了他過去的想法是錯誤的，他現在所需要的，還是開導。

「老周，我借給你那本高爾基的小說，你可看過了？」梁萬全問。  
「我怎麼有心情看書啊！」周思



文哭喪着臉說：「我一直在擔心，莫來香近來對我的態度太壞了，我不敢想像會有什麼結果！」

「我想，愛情只是人生的一部份，不要看得太嚴重吧！」梁萬全知道，他們的愛情是不會有好結果的，但周思文卻太過重視他的愛情了，這樣下去，將來對他的打擊將更大，所以，必須把他的注意力引開：「你的前途，你的出路，才是你一生的重要部份——你看完高爾基那本小說吧！你會看出，母親和兒子的道路，才是你應該走的！」

「我怎能把我的愛情忘記啊？」周思文想起了他的初戀，就像在黑暗中看見一線光明：「愛情使我的生命恢復了青春，恢復了光彩，可是，可是現在……。」

「老周，要是我，我早就丟掉這一份感情了。」趙一青直接了當地說：「像她這樣庸俗的女子，有什麼值得人愛的地方。」

「我，我不能啊……」周思文心裏亂麻麻的，不知道要說什麼好。

李紅英和陳紫雲走進門來，一見梁萬全和趙一青，陳紫雲慚愧地止了步，片刻，就坐在椅子上喘氣，臉色佈滿痛苦的表情。

「啊，紫雲！」梁萬全有好一段時期沒有看到陳紫雲了，自從她和高笑明搞起戀愛來，她似乎對梁萬全很不好感，梁萬全見陳紫雲的神態不對，就預料到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很關心地問：「紫雲，是否發生了什麼事情？」

「啊……嗚……。」陳紫雲感到

別人的關心，鼻子又一酸，就哭起來。紫雲，紫雲，到底是什麼回事？

趙一青焦急地問。陳紫雲感到羞愧，她不敢看梁萬全和趙一青一眼，却奔到周思文面前，哀求地說：

「思文，思文，你救救我吧！我的愛人被來香搶去了，你，你為什麼不把你的愛人搶回來呢？」

「吓？她和高笑明……。」周思文忽然感到滿天星斗，繼而眼前一團黑，就昏倒過去了。

梁萬全和趙一青趕緊把他扶住，扶到椅子上去坐。

陳紫雲看見周思文昏過去，也緊張起來，收斂了哭聲，茫然地站在一邊。

「哼！原來老高是這樣的人！」趙一青憤憤地揚一揚他那因勞動而顯得粗大的拳頭：「我一定要教訓他一頓！」

過了不久，周思文慢慢的蘇醒過來，口中喃喃地說：

「我做了一個夢，一個可怕的夢，他張開眼睛看看大家，疑惑地問陳紫雲：『這難道不應該是夢嗎？妳說吧——妳剛才所說的都是夢，不是真的！』」

陳紫雲不知如何答好，走到李紅英的身邊，拉她的手，好像是要她代說似的。

「思文，這絕不是夢，」李紅英說：「這是赤裸裸的現實，你不得不面對它！」

「啊，完了，我好像看見黑色的

天邊，一顆流星亮了一刹那，就熄滅了！」周思文微抬着頭，失望地望着天花板。

「思文，就算你做了一個夢吧！現在也該是夢醒的時候，」梁萬全說：「現在你不應該想回到夢中去，而應該回到現實來！」

「老梁，你替我做個決定吧！」周思文哀憐地望着梁萬全：「我應該活呢？還是應該死？」

「什麼死？」趙一青瞪大了眼睛：「你真的還在做夢不成？」

梁萬全用眼睛看了一下趙一青，示意他照顧一下語氣，不要太衝動。

「老周，死是懦弱的表現，這你還不懂嗎？」梁萬全耐心地對他說：「你是否信任我們呢？如果你信任我們，那麼，我們現在就把高笑明和莫來香叫來，大家好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周思文怎麼會不信任梁萬全他們呢？這些日子來，首先是趙一青給了他不少的幫助，近來，梁萬全又給了他不少的鼓勵和啓發，要不是他們的影響，周思文不知道被他的頹廢思想帶到怎樣的世界中去了。他想：現在我不信任老梁，能信任誰呢？還有誰會伸出全情之手呀？也許，也許只有死神會全情我了！

「啊，老梁，此刻，我多麼需要你們的幫助啊，要是你們沒有在，我會感到空虛，我會感到寂寞，我會感到周圍的一切事物都在戲弄我，我不敢想，我現在在爲什麼還活着。」周思文說。

「好吧！老趙，你去把老高和來

香叫來，」梁萬全看見趙一青立刻就走出門去，就再叮囑他：「記住，你可別和他們魯莽，一切事情到這裏再談。」

大約過了半個鐘頭後，趙一青領了高笑明和莫來香來，這回，就像上次會考結束那天一樣，大家都會合在一起了，可是現在，大家的心情和以前都完全不一樣了。

莫來香在高笑明的旁邊坐下來，高笑明把屁股靠在桌子邊，裝得若無其事地歪着咀問：

「你們找我來，有什麼事嗎？」

「你們還裝蒜！」趙一青一路上沒有和他們說句話，這下看見高笑明若無其事的神態，心頭就冒起一團火，再也忍不住了，就舉起了粗拳要打過去：

「找你來算賬！」

「別魯莽，問題還沒有說清楚！」梁萬全一把就把趙一青的手拉住了

高笑明看見趙一青的舉動，不禁吃了一驚，他想不到，這些日子來，一個以前一直在李紅英面前替他打圓場的趙一青，現在變得這麼不留情了。

「老趙，你這簡直是流氓行爲！」高笑明看看趙一青被梁萬全擋住了，反而大膽地罵起來。

「哼！你比流氓還不如！」趙一青憤憤地說：「你只會欺負女孩子！」

「什麼？我欺負了誰？」高笑明伸長了脖子，頸項暴起青筋，很不服氣地說：「你不要含血噴人！」

「你負欺陳紫雲，你欺騙陳紫雲的愛情！」李紅英的火氣也升上來了：「你所有的行爲已經說明你的人格卑下，誰也不敢相信你還自稱進步！」

「笑話，妳簡直是閉着眼睛說話嘛！」高笑明振振有詞地說：「在不危害集體利益的原則底下可以照顧個人利益；我覺得應該愛莫來香而不應該愛陳紫雲，這是照顧我個人的利益，但並不危害人民的利益呀——最多使陳紫雲傷心一下而已！」

「哼！虧你還說得出！」趙一青說：「周思文差一點就自殺了，可不是你的責任？」

「那是莫來香的事，莫來香自願放棄他，他有什麼話說？」

「我不愛他，這是我個人的事，」莫來香說：「你們管人家的閒事做什麼？」

「這是多麼荒唐的事！」梁萬全覺得不得不開口了，其實，大家也等着他開口，大家都靜默地聽他說話。

他走到窗前，眼睛向外却没有望見東西，他是在鎮定自己，他不喜歡激動地說話，一會，他對高笑明說：「笑明，我知道你對我有偏見，所以我一向都不會正面批評過你，可是，現在我覺得你所做的事情是太過份了，我不得不指出來；陳紫雲有一個時期對李紅英的態度很不好，我想，這和你的破壞不會沒有關係；現在，你又在愛情上要弄花樣，還大言不慚說什麼不危害集體利益，這只有像你這種無恥的人，才講得出來……。」

梁萬全本來想盡量壓制自己的憤

怒，但他的話却越說越激動了。

「放屁！」高笑明惱羞成怒，咆哮起來：「我想怎樣做就怎樣做，你們沒有權力干涉。」說着就氣憤憤地開了門走了，心想：「此仇不報非君子！」

莫來香追了上去，一起走了。

房子裏，大家都靜默着，沒有人願意開口，大家心里都有話而不知從何說起。

陳紫雲緊緊拉住李紅英的手，像是怕她跑掉似的，這時，她本想痛哭一場，但她忍住了，她知道，她已經哭夠了，現在，沒有理由爲高笑明哭，沒有理由爲那虛偽的愛情哭，也沒有理由爲自己過去的天真和幼稚而哭！

這時，她心里反而像是一陣暴風雨過後一樣，顯得寧靜得多了，她覺得自己的遭遇並不重要；反而關心起周思文來，她不知道，周思文的心情是怎樣的，她知道他痛苦，一定比自己痛苦，然而，爲什麼他此刻也靜默着，靜默得可怕！

「紅英，我是多麼奇怪呀！」陳紫雲的聲音很低沉：「我現在覺得，好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

「是的，當妳恍然大悟的時候，當妳從惡夢中醒來的時候，妳就會覺得好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一樣！」李紅英說。

周思文還靜默着，兩眼狠狠地瞪着地板，莫來香對她的狠心，莫來香對他的絕情，在他心湖中引起的已經不是痛苦的波紋，而是深深的悔恨！

「老周，你現在還難過嗎？」梁萬全輕聲地說：「我想，現在你應該

了解你的愛情了。」

「我現在才知道，愛情，愛情也不是幸福的源泉，正像我所夢想的出路，也只是一個美麗的泡影而已！」周思文沈痛地說：「現在，我的出路沒有希望了，我的愛情也破滅了，我還有什麼路可走？」

「有的，還有一條大路擺在你的面前，只看你有沒有勇氣走，」梁萬全說：「愛情，出路，如果只從個人出發，那多半是要失敗的！」

周思文迷惑地看看梁萬全，又看看李紅英，他在思索：是什麼使他們不變地在一起？是什麼使他們沒有憂悒、沒有痛苦呵？

#### 十四

溫暖的陽光，衝進白濛濛的晨霧，照在梁萬全住的甘榜里。樹葉上的露珠，顫顫欲墜，閃着晶瑩的光。

梁萬全腋下挾了一本書，走出門來，推了腳車，正要跨上車的時候，就被周思文叫住了：

「老梁，要去那裏？」

哦，真巧！」梁萬全停下來，扶着腳車說：「我正要去找你呢！」

「那麼，我們喝杯咖啡吧！」周思文說。

梁萬全把腳車在板壁邊一靠，就和周思文一起走到附近一個小街場的咖啡店去。

這個咖啡店也很簡陋，上面是亞答蓋的，牆壁是木板釘的，椅子很舊了，常常有臭虫，桌子也是木板釘成的，他們坐定了，各自叫了咖啡。

我跟一位搞文學的朋友借了這本書，」梁萬全把手上那本「海涅詩選」交給周思文：「作者是一個以歌唱

「夜鶯和玫瑰」轉向歌唱「劍與火焰」的詩人，他也有過憂郁和悲哀的聲音，但他的詩充盈了對生活的熱愛。」

「啊，那很好呵，」周思文高興地說：「我剛剛看完你借給我那本臧克家的「烙印」，很好，我很感動，尤其是「老馬」和「老哥哥」那兩首詩，使我想起了被國主欺壓的膠工的命運！唉，多苦！」

周思文自從受了愛情上的打擊以後，梁萬全就一直安慰和鼓勵他，常常向一位搞文藝的朋友羅小剛借一些書給他看。而周思文爲了忘記自己的痛苦，爲了不去想那些使他煩惱的事情，他就整天埋頭於書本之中，他把書本當作精神上唯一的寄托。

「我雖然現在不搞文藝了，但我還喜歡看文藝作品。」梁萬全呷了一口咖啡說：「以前我和羅小剛他們辦過刊物，後來被禁掉了。從此我去搞鄉會，羅小剛還是搞文藝。」

「怪不得你對文藝也很熟悉！」周思文敬佩地說。

「但是，徐志摩那些作品我就不喜歡，」梁萬全說：「好的作品，總是要給我們看見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希望是不是？你看過徐志摩的作品，你比我清楚，他的作品只有叫你憂傷和失望是嗎？」

「我現在真的不敢看他的作品呵！要是我再看他歌頌死亡的「海韻」。我真的會自殺！」周思文深深地吵了一口氣：「但是，臧克家的作品，我也只看見痛苦，沒有看見希望啊！」

未完

浪花創刊週年紀念誌慶

發揚健康文藝

易萬鑄宇所敬賀

地址：吉隆半山巴惹蘭珍公顏布路乃門牌廿二號

電話：二五八四五

浪花創刊週年紀念誌慶

消滅黃色文化

生活電版廣告公司賀

營業部：吉隆坡茨廠街門牌八十二號

電話：八二〇一六

浪花創刊週年紀念誌慶

提倡健康文藝

吉隆坡：峇都律；星光鏡莊  
蕉賴四里：南洋洋交廠 全敬賀

浪花創刊週年紀念誌慶

文藝先鋒

吉隆坡：程大就 田夫 全敬賀  
陳大義 影 巫明

浪花創刊週年紀念誌慶

藝文健康發展 文藝文化 加徹 緊底 推消

吉隆坡 魯鏡堂 培德 敬奉 陳堅 重日 朱仔 全敬賀  
黃鏡堂 曾憲 蔡雅 益 啟 阿祥 張華

### 浪花月刊徵求基本訂戶

本刊為廣泛地徵求基本戶訂，特定優待郵費辦法，凡定閱本刊七期以上者。一律特價優待，即每七期二元，每十四期四元（包括郵費在內），餘照類推，訂閱者請將下列訂單填妥或照抄一份，直接用掛號寄來：吉隆坡蕉賴四條石門牌第廿八區一號 A，浪花出版社執事先生收便可。英文地址如下：Lang Wah Publiswer. No. 1A/28, Batu 4 Jalan Cheras, K. L.

茲掛號寄上叻幣二 / 四元正，訂閱浪花月刊一份，由第.....期起至第.....期止。共

七 / 十四期請按期照下列姓名地址寄下：

文中英姓名.....

中英文地址.....

浪花創刊週年紀念誌慶

發揚健康文藝

灌輸正確思想

以青

以平  
全敬賀

浪花創刊週年紀念誌慶

**大眾文藝堡壘**

德信會計事務所敬賀

浪花創刊週年紀念誌慶

# 文藝之光

栽 蘭 雪

陳秀連律：潘恩良茶室  
安邦新村：益祥公司  
沙叻村：盛興號  
增江新村：聯和公司  
沙登新村：聯和公司

蕉賴九：消費合作社  
里新村：聯車廠  
啤律：聯車廠  
增江新村：南光電器公司  
蕉賴三：合眾公司  
條半石：合眾公司  
峇都律：南方攝影服務社

賀敬全

# 國際旅行社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本社代理世界飛機票  
各港輪船票火車票  
組織世界觀光團  
承接結婚花車等

辦事處：  
新加坡美芝律四十七號  
瓊州大廈二樓五號A室  
電話：三一九五八

OFFICE:  
KHENG CHIU BUILDING  
ROOM NO. 5A, 1st FLOOR,  
47, BEACH ROAD,  
SINGAPORE 7  
TEL: 31958

With Best Compliments

from

**United (Selangor) Press**

**NO. 8 & 10 JALAN LENGKONGAN BRUNEI,**

**OFF PUDU ROAD,**

**KUALA LUMPUR.**

**TELEPHONE: 21090**